

秋香劇戲

五幕劇

夏衍
宋之的
于伶
合著



未林出版社

① 現代劇叢

102123
2

贵州省图书馆
中文图书

戲劇春秋
五幕七場

作者 夏衍
宋之的
于伶

未林出版社印行

本劇作者保留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業餘、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獲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電影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發售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及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新生路八十七號附五號中國藝術劇社

成都：五世同堂街察西院報社內中華劇社陳白塵先生

桂林：遠湖北路廣西日報社洪道先生

貴陽：賑濟委員會朱益傑先生

昆明：第十四號信箱張浪先生

二

劇中人物、事件、性格、環境，全出想像，與現實人物事跡毫無關聯之處；任何就現實環境或報紙介紹及或察探現實人事，全非作者本意，因之作者不負任何責任。

獻辭

獻給一個人，

獻給一羣人，

獻給支撐着的，

獻給倒下了的；

我們歌，

我們哭，

我們頌讚我們的英雄，

我們「春秋」我們的賢者；

天快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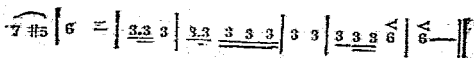
已經一大段路了，

疲倦了的聖·克里斯篤夫回頭來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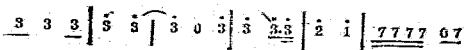
啊，你這累人的

快要到來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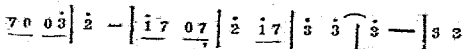
作者們 一九四三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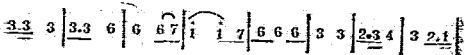
榜 槍 呀 石 見 差 北 方 自 建 的 軍 閥 吃 人 的 封 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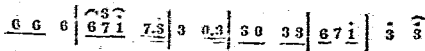
我 嚮 往 南 國 那 灼 熱 的 南 方 只 有 那 邊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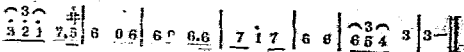
呀 召 喚 我 的 是 革 命 的 歌 唱 別 了



到 了 呵 就 在 今 宵 今 宵 這 思 鄉 的 佳 節 掛 滿 上 弦 月 魄



繞 上 別 道 雲 霧 帶 我 朋 友 我 們 相 見 在 戰 壕



到 這 緊 關 頭 我 若 無 你 這 有 刺 的 玫 瑰 香 讓 美 的 姑 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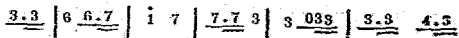
C調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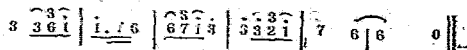
插曲之一

盛煥倫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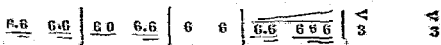
胡適式—應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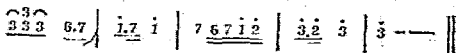
我不 願 也不 忍 心 離開 你 們 因為 我們 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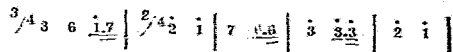
輩 非 得 得 這 樣 好 這 樣 的 熱 情 這 樣 的 知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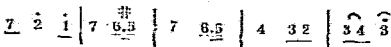
可 是 可 是 呀 我 有 苦 悶 百 翻 一 般 的 苦 悶 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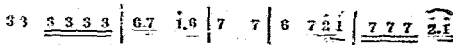
它 不 能 消 磨 我 的 壯 志 它 吸 毀 了 我 的 雄 心



我 是 一 個 漂 泊 者 我 從 遙 遠 的 鄉 土



我 造 了 美 術 的 官 殿 我 造 了 戲 劇 的 天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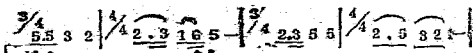


可 是 我 畢 竟 是 流 浪 的 孩 子 我 只 能 在 藝 術 的 宮 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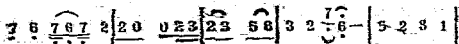
插曲之二

tempo $\frac{3}{4}$ 歸 來 曲 盛家倫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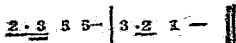
速度 表情



花兒零落 會 再 開 燕子飛去 還 會 來
風又唱泣 那 算 誰 歌 誰又歸澄 那 句 前 語



你流浪的人呵 怎麼 一 去 不 回 來 歸來歸來
你流浪的人呵 爲何 在 海 角 天 涯 歸來歸來



我的心愛 歸來 吧
我的心愛 歸來 吧

第一幕

人物

杜若燕

馮韻荷

魏懷湘

陸雲英

陳淑謀

張文儀

馮若水

江一蓮

演員甲乙丙丁

巡官

警察

地點

江唐某城

時間

民國十年之秋，八月十五。

景

雜亂污穢的戲園後台。

舊式的建築，看來是年代久遠了。靠近上場門和下場門的地方，有兩根柱子，柱子上，白灰已剝落，有彩色斑的塗抹。一張海報貼在靠左的柱子上，寫着：

化裝時事演講團
青年年宣講團
首次男女合演

言論	正生	陸
憲	揆	憲
熱	沉	痛
烈	痛	痛

青衣 馮 婚
泰斗 祝 記
著名 祝 記
小生 祝 記

地 點 京 華 戲 園

另一根柱子，則空着，「小三子，不是人」之類。

左首有門進去，右首一門迴廊房。

在佛菩薩神像的背後，掛七豎八的掛了幾張海神方桌，幾位保送方桌上貼着紅蠟，演員甲，乙，丙坐在那裏化妝。

另一張桌子上，寫文據等待着寫大橋的拜帖。

在裏面：

「江浦的聲音：

「幫世同跑，我們中間是老了，老了，像椅子樣的腿着了，我們不能去遠跑着，人歇腿，隨人穿鞋，我們該醒轉來，是時候了，我們要做運動，青年黨請我們請他先生都不是戲子，他們都是有黃連的世家子弟。要知道，他們的化妝極其演，是極其實在的，是要藉一聽戲的情節，喚醒那個睡著的獅子。……」

開幕的時候，江浦的聲音，還斷斷可聞。因為前台是表表治盤，後台是纏繞的關係，所以隨了那層上下場門的紅布帘子，聽得明白些。

這時候，後台正是一片交亂。

人像穿梭一般的略。

齊了。（急急的）陳先生，陳先生，誰合有人找陳先生？！

章文嶽（並沒有停止寫海報的工作）說嗎？

了，打起來了。

文 啊？打架？

了 前台打架了。（急急）

甲（在化妝桌上，毫不覺同時的）：「這一個女孩子最要緊的是三從四德，什麼是呢，那

就是，就是……」

乙（小丑，舞命在臉上抹粉，提他）就是無才。

甲（敷衍）：就是無才。（默念了並不出聲）就是無才。什麼老後呢，就是老父，從大，從

子。聯到這個夫字……」

乙（提他）自古以來。

甲（憤然）自古以來，就是命裏註定這。

乙 夫齊天也。

甲（惡狠狠的）我知道……夫齊天也，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非得命天，何況是自由，那

個自由，自由婚姻，再，從那兒來的這一套，我……」

乙

我看你是發了瘋了！

甲

（沒好氣的）聽得！

乙

你聽得你發了瘋？

甲

別打又。……真別扭，男女合演已經够叫人頭疼了，寫幕又出花樣，編什麼脚本，背人……的詞總不如自己說的順口，真他媽的別扭。

文

（差不多同時）小燕，小燕！這孩子，又跑了，小燕。

燕

（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小女孩，有著一雙圓而大的眼睛，垂鈴鬚鬚的，講話也沒什麼腔忌，在當時那種環境裏，顯得有些過份的活潑，一下子揚脚下場門，攆出一個頭來，）什麼？

文

來！

燕

我還要聽江先生講演呢！

文

還沒完？

燕

沒有。

文

去，看看老太太的氣消了沒有。

燕

那個老混蛋！（不見了。）

文 孫子！

乙 (極心的) 怎麼，跟媽老太爺的交涉還沒辦好。

文 (插頭)

乙 問問呢？

文 怕給媽爸爸看見，鬧起來了。

乙 萬一交涉辦不好，怎麼辦。

文 (插頭)

乙 不管怎樣，險些沒聽是他的女婿，就無從沒有他門吧，也只好等了幾天，既落老女婿願意

，做丈人的，又何必管這種閑事呢！

文 閑事？媽老太爺算是開通的了，要沒前年的五四運動，求進門的女婿，還身道縣不准的，

何況這一兩派堂呢！

乙 所以說這些老規矩……

(前堂傳演的聲音，大聲疾呼的。)

「……這些老的，舊的，不切實用的膠靴，已經死了，爛腿死了，是會國國民的障礙。我

們要求富強，就一定要有新用的方法，新的道德觀念，我們要效法西歐各國以的高強之途

，我們要迎頭趕上去。」

（鼓掌聲）

講完了。

甲

（一小羣人說七八糟的從前台上跑下。）

（一個十五六歲的學生，跑下。）快，快，換桌子！

（站起來，和演員丙把桌子搬過前台。）讓開，則站滿空位。

（說懷浦，一個醫學生，已經化好了妝，梳分頭戴戒指眼鏡，穿西裝，陪了講演人江濤自前台上。

（江濤是一個留學生，在深思的眼睛裏顯露着無畏的熱情，笑起來的時候，爽朗而熱烈，洋溢着一種充沛的朝氣。

（小妹妹杜若進跟着他。）

江

……懷浦，你剛從北京來，五四的大進行，想必是參加的了。當時打打滾，踩踩後跟，

反抗軍閥的賣國密約，那種不畏強，不怕死的精神，可真覺得「慷慨歌燕市，縱容作楚囚」了。

懷

是，我也就是那一天起，才決定畢業的。

江 學藝固然好，但學國的精……（皺紋，額頭大汗，匆匆自躬房出。說說讓是這個開團的義務，一個工科學生，相當的胖，但恰與身體相稱，並不胖的過份。）

（和江招呼。）江先生！

（期待的）怎麼樣？

依 精整，精整，聽了有所車餘，陪了一萬個小心，他老人家還是死台的咬住那句話，「不管理」。

懷 那末戲到底上不上？

叔 （着急的）想個什麼辦法，真！不想了。

懷 聽說男女合演，前台可是滿座啦！

叔 知道，知道，人一多，更不好對付。

江 （銀鑰的）怎麼了？

叔 麻煩，真是麻煩了，就爲了要打破文明戲男扮女角的舊規，創立男女合演，馮德高馮小姐的老太爺！

（馮德高上。）

馮德高 已經化好了裝，溫婉而莊挺，雖然是女演員了，但在後台却還不能不顯着人，在

第一幕

（請讀者上）

叔 怎麼辦，怎麼辦。觀衆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僕 今天的戲還演不演？

甲 非演不可。

乙 不能爲了兩個老頭面，就把我們吵殺了！

丙 好容易才請進戲！

乙 他要是喜歡搗亂！

孟 我們把他打出去。

叔 好，打，打！

（一驚）小孩子們，不要隨便聽信小話，你怎麼還不化妝。去，小雅去搗鬼化。

（女傭盆上）

文 台上好了，關不閉幕！

甲 閉！

乙 閉！

文 陳先生？

丙 (猶豫)

(忽大叫)我的兒子，誰把我的兒子拿走了。

(大哭我)

(從地上拾起來)掉在地上了。

丙 (急迫在房上。)

(前合既急及慘嗚聲)

老陳，我急得是借得租兒，你也不要出去解釋一下！

文 (憤然)這種事還不是人幹的，賠錢，受氣，沒有人瞭解，沒有人替罪，我他媽真要造反

。造反啦！

江 (驚慌的)別那麼衝動吧，老陳，什麼樣的艱難都要過去的。這不過剛剛開始，日子還長

得很，急得很呢！還沒有社會上的冷淡，你算，怎麼能顯出我們的勇敢，決心呢。我相信

，總有辦法，總有辦法的！

文 我也相信，江先生。

江 (淚聲不絕。)

(擦擦探上。)

〔第二十一段〕 這話他聽得。他化了一午，苦思來有幾人偷，只是頭走出，但並不

預備，我這想却認定。）

慕閣了沒有？

文 沒有，我們吃你。

〔前古疑拿及住嘴。〕

慕 你們這我，親家可不伴我！

叔 你怕我——

慕 萬一，有什麼萬一，爲了親家，我這要爲親家——開舞，開舞

文 開舞！好，上場，大家上場。

〔一陣喧鬧。〕

慕 〔路過空房身邊。〕西婆太差走了沒有？

慕 〔親家的〕若，我這就走了！

慕 這和看你的話？

慕 我這就走了！

慕 先生！

聲！

孟 還是那條路，天天我不相信！

孟 怎麼？

孟 你沒當什麼官給小生，你的官位誰有？

江 (爽朗的) 哈哈！

孟 (幾根肉) 滾滾，一點點小，口氣倒大。(孟理也笑了，退下)

文 (六賊) 好了沒有？

聲 好了！

文 做官的是怎麼了？

聲 滾滾，走氣！

文 不要緊吧！

聲 不要緊。

文 (接鈴) 開呀！

聲 (台後立刻靜下來。)

聲 (整了口氣) 倒底翻了。

憲 (抹汗) 不易，不易。

江 (鼓勵的) 闊路總是艱難的，只要有代價，就好了。

憲 我的代價就是給我的老岳父寫婚書！

江 只要今後走路的人都歌頌你這位英雄，那麼，你現在就被寫一兩句，又有什麼關係呢！

憲 (得意的) 是呀，江先生，你真有學問，你講的對極啦！不能再對啦！等一會我的老岳父

又要跟我麻煩，你就幫着勸勸吧！

(馮老太爺上，剛沒有看見他。)

憲 (揮手誇獎) 其實呀，這位老先生不啻是頂戴新的，還在辦學堂，興實業，就是在男

女關係上，趕不上時代。我想，他的腦筋在這一點上，一定有點毛病。比方說吧，我們雖

沒有結婚，可早就下定了，總居然還禁止我們戀愛，這怎麼能禁止呢，明着不效，我們背

地里可天天見面……

(馮老太爺氣憤住)

(圓通的) 憲親！

憲 來得及，我第二妻才有戲。(接下去說) 所以我出次把他的女兒拉出來演戲，發給了他一

個措手不及，他現在氣得發昏，其實發昏又有什麼用，女孩子長大了，自然心里向飛羽人

「聽丈夫的話，父親發怒，辦個婚事。我這次也算給了一個小小的教訓。他這我混帳，混妥好了，他還是讓我發悔，我也毫不在乎。辭別是屬於我們兒女的，你聽，現在還有不是在台上——」（她伸手指，恰巧指向胡老太爺那個方向。）

（胡老太爺感嘆的望了望。）

董

（奇聲，一時不知所措。）合……台上，真是亂七八糟，這個戲台過去是唱京戲用的，

……你聽這棋齋老師神呢，哈哈……（不知所云。）像你江先生一回籠就得了這末大的事情，必定是學問淵博，所以……所以……（說不下去）這是我胡父。

江

（一時也塞住。）

馮

（氣的發抖）你這小子……胡說些什麼？……

藍

（將計就計）胡說些什麼？我一點也沒有胡說啊，我在給江先生講劇情。胡說說的情節就照實在的事前一樣，也是說，从臨臨媽怎麼疼女兒，女兒女婿怎麼疼老頭老媽，實在的夢。

胡

（不聽）眼荷呢？

恽

（故作滑稽）運河，運河在北通州，自從臨臨火車通了以後，運河就閉了鎖，現在年久失修，好多地方都淤塞了。據說……（忽然扯起頭子，口出怪聲，作狗語。）

胡

（大怒）幹什麼……幹什麼！

董 喪人葬的喪儀得拜。(又轉了轉聲)

馮 你——瘋了！

慈 我在做效果，這就叫效果。不信你到前台聽聽去，和真的一樣。(向馮慶)噢，你發笑了，我去化裝了。(急下)

馮 簡直荒唐……年輕人……

叔 (搭訕語)老世伯，你別坐！

馮 (坐下，僵住，又站起來，)我要走！

叔 (和氣的)世伯，你——

馮 韻荷呢，她在那兒！

叔 她——世伯——

馮 (生氣的)什麼世伯，我不配作你這種人的世伯，你也不必招待客氣。

叔 世伯，您誤會了，小孫聽說一向少到府上拜謁，可甚家父常常談起——

馮 你父親是誰？

叔 家父的號叫旭初。

馮 什麼，旭老是你的——你行禮？

我排行第五。

（和氣多了。）怪不得，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你還小。你們拿我的綽號，在團體中是首屈一指的了。（居然感慨系之。）當年我們還有個詩社，叫做興社，後來孫君清廷當革命黨黨（語調蒼涼）還話，說起來也近二十年了。現在別讓們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就是清濁的，也各人忙著各人的事業，年青時候的豪情慷慨，慢慢的沒了，磨滅了。

老先生，這就是時代的力量，潮小組年紀還青，就敢爲人所不敢爲，這不經不耐的學那革命傳統。

（對耳）誰說的，那個說的？……你！你是這行家的！

江先生會講多年，最近才回國的。

幹這種事，留學也是白留。（回頭對叔誤）爲了你是桂老的公子，我勸你趕快回上海去罷。只有陸君是正路，世家子弟登台最敢……荒唐！（說着說着氣又上來了。）你聽！只指點在柱子上的游標（這算什麼，這到底算什麼，曾文奎斗，我這某人的意思會變麼？）衣奎斗，這成什麼體統！（他一氣，就把海報扯碎。）你，把頭發髮用夾！

老先生，我們的目的還是爲了改革社會！

（嘆之對鼻）改革社會，理！

江 是的，是說那教育。自從那卅年在日本成立以來，我們一直都是社會教育的工具……
馮 社會並不承認你們。

江 (逐漸激昂) 只有那些躲在封建勢力底下的老頭們，才不肯承認我們。他們保國護一體的
這番我們，阻礙我們，我們並不怕，對那些，我們只有冷笑，只有可憐！

馮 (氣昏了) 這是什麼話，叔叔，你別鬧，這——

江 至於那些觀眾，你別，那些坐在台下的觀眾。他們瞭解我們，需要我們，同情我們，勸導
即導教，他們都高與他們所受到的教育，他們是我們的學生，朋友，教師。有一天，他們
會多，多到不可計算，發展——

馮 (厲聲) 住口！

江 發展到千百萬，這千百萬人形成一種力量，是那些老頭們，封建殘餘，老而不死的人們去
變掉吧，顛倒吧，去打破壞吧！

馮 (氣瘋了) 住口，我叫你住口！不管怎麼樣，祖傳是我的女兒，我不准，不准攔阻你，
聚眾散黨，沒知識的混蛋在一起，我不准聽在台上妄談，我——

馮 (文極，苦澀，苦澀) (下)

江 (上) 馮，別鬧，別發狂，別發狂……

媽

(更任大)你跟我這想地，來！

燕

呀，前面在演戲。

媽

什麼演戲，你乳臭未乾，居然敢——

燕

呀！——他怎麼沒臉。

媽

什麼，什麼談論，你這個——

燕

呀！——呀！——

媽

(一屁股坐下，嘩嘩聲)氣死我啦，氣死我啦！

文

(筋心的)是那個把我的海報撕破！最可恨的是這等，不講公德，拿心去欺騙，把我的海報撕破！——

燕

的海報撕破！——

媽

(跳起來，像一頭狂狗似的，抓住文講)把女兒還給我！

燕

(低聲地)世伯，身份，我的身份！

燕

怎麼動起野驢來了。

媽

(結韋)給我的女兒！

燕

去合上，你自己提出。

第一卷

雲 誰又沒把個說起來，你要，自己到台上去說！

馮 我就自己去。

孟 去呀，沒人攔你。

馮 好，好！（向前台走。）

叔 （着急的）世伯，我君——

馮 發開！

（他衝到上場門。）

（前台忽爆發了一陣風聲。）

（他猶豫，退縮，終於停在上場門那里。）

（大家做鬼臉。）

（叔認走近他）

叔 （訝異的）老世伯，你瞧，韻術這場戲演的多好啊！

（馮老太爺不語）

江 燕 江先生不看戲。

本來是要看戲，被這老先生給攔住了。

燕

那兒幕布上有個洞洞，剛剛好。

江

母！

（江涵，若燕，孟輝自下場門下。）

叔

（仍是輕聲的）許多內行都說過好，說雖有才能，就遜了不配——

馮

（突然退回，走向後房）我去找憲侯說話——

意

（陸憲侯迎面而出，已經化好了妝，幾乎和馮老太爺同一格式。）

馮

（看見老太爺，站住。）叔，陪老太爺前台去說說吧！

意

（瞪了他一眼，不相識，逕直走下。）

叔

（向憲侯點頭，在背後指點，其意曰：「交給我啦！」陪馮老太爺下。）

憲

（在他們走過後房間後，作得意之狀。）

（忽然想起了什麼，嚴正的在台上練習老者的姿態，無形中以馮老太爺爲模範的演練。）

（一個巡官，一個警察上場。）

（巡官口中唸着詞，但並沒聲音，他忽然冷笑，忽而狂罵，忽而暴怒。）

（巡官，警察取明其妙。）

（憲侯下，練習者，老態龍鍾。）

（這官和家裏親身語。）

（定上前，謹慎的拍了拍官的肩膊）喂！

（本音）別鬧！（翻臉）

（一驚。）

（忽然意味到不對，擰住。）是幹什麼的？

你幹什麼的？

這是我李巡官，你這位老先生，該不是發的瘋吧！

（生氣）我發神經，（他復隨意的把帽子取下來，玩弄。）我發什麼神經。

（開始一楞，繼之泰然。）原來是說五子黑假扮的！

什麼假班子，你講話文明點。這兒是青年宜講園。

相反正一樣，你們管事的呢？

（他一生氣，把鬚子又按在嘴上）。我們這兒只有負責的，沒有管事的！

我這兒有公事。

拿來！

公事？巡官隨便拿出來。

巡 我就在這邊等著，我要上台。（他隱隱而去。）

警 （楞了一會以後）李巡官！

巡 （無可奈何的）囉！

警 看起來我們是太客氣了。

巡 客氣點好，先別小看這夥傢伙，說不定裡頭有大官爺的！

警 怎麼有大官爺，所長也不會派我們來了。既然派了我們，大概不會出什麼亂子。

巡 你這話倒也行。

警 我看你該點滑點，反正有公事，就是沒公事，一個臭蚊子，也根本到那兒去！

巡 好，就這末辦。（大呼）有人沒有？

警 人呢，滾出來。

（陳淑德跑老太太上。）

淑 吵什麼，吵什麼！

警 （料敵一花即碎）這小仔又來了。

巡 （正眼不看）給他點厲害。

淑 你們到底吵什麼？

巡 (嚴肅的) 吵什麼，傳人！

奴 啊！

巡 傳了戲子兩個荷！

副 (大怒) 什麼！

巡 有公書！

副 拿來我看。

警 (斥之) 退後一點，有規矩沒有，你們這些傷風敗俗的東西。

(警有介事的，驗公書。)
「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據報有青年宜勝園者，於本市京華戲園，假宣稱之名，行淫褻之實，以男女同台爲號召，開傷風敗俗之惡例。夫離女赴男，既得戲路於台上，近夫恩竊，豈能相安於台下，實屬罪大惡極！立即將主持人及女優嚴罰，奇與傳到案，禮儀處處。此令！」

(這時早有一些人，演員甲，乙，丙，文儀等，圍觀在週圍。)

(大家那氣憤甚分。)

(一時的沉默。)

(巡官向週圍作隱語。)

馮：……你完了沒有？

完啦！

馮：（憤激）是那個叫孫來的，誰派你來的？

（圓聲的）住嘴，——姑爺，你這甚麼當地的長官講話，知道不知道。……把驢子牽下來，……對你客氣，你田德來聽裝模作樣了。

馮：驢子是我的女兒！

警：是你的太太也沒用，驢子牽下來！

馮：……

警：還想。裏面我告，也許……

文：我們憑什麼警告你，我們這是一種社會教育……

馮：（自然的順口而出）是呀，這完全是一種社會——（懂了文儀一舉。）

文：請你問問那些看戲的觀眾，他們是不是都在游蕩，都得到了一些得不到的知識……

馮：（脫口而出）話劇跟文明戲不同……

文：別以為你們的態樣就嚇退了我們，你們毫不退，嚇不退的！

馮：你嚇不退人，這些都是有身份的……

文 我的工作是不會，是偉大，我們要用工作證明！

馮 (一半是對文儀) 用不着跟他們講這些，說他小小的(一個巡官……)

馮 (這就) 你瘋了。(突然用) 這會兒到了派出所！

穆 稿子拿下來，聽見沒有？你姓什麼？

馮 我……

穆 姓什麼？

馮 這就是馮季三先生，本地的大紳士，國會議員，康羅實業公司的總經理，愛護我們，支持

我們，領導我們的組織。

馮 (軟了) 還是……

馮 還是我的方子……

馮 是！

(馮宜與穆士面面相視，不做一聲。)

馮 馮宜是我的女兒，你們所長區君游不顧臉，到我這裏去抓，捉見，不准過庭。

是，是，他不敢，他是……調查清楚，(向穆士) 給這大爺寫帖子！

是！

他還要把咱們的民族整個奴役！

他還要把咱們的國家整個滅亡！

他還毒化咱們的兄弟兒女們，

來殺害毀滅自己骨肉家鄉！

弟兄們：

假如咱們能夠忍受這個？

咱們又爲甚麼今天來打仗？

假使咱們忍受了這個，

咱們拿甚麼臉面見爺娘？

七

韻 卷上

詞 (橫)他一眼(聲)

惹 (大喜)江先生校的不錯，隨路是顯繚的，只要路一透(一)

題 閉嘴！

——急閉——

新 刊 部 録



229

第二卷

遺物

杜若燕

呂家麟

伍覺華

譚廣荷

樓其

藍昭

區浩

羅建輝

黎文儀

陸駿良

江瀛

地點

杭州，西湖。

時間

民國十五年，北伐前夜，一個春天的下午。

景

湖濱一室半露的洋房，左方是雙扇鐵門，中間斜列台階三級級，抵平台。平台左右各一水泥圓柱。出平台進門去，門旁掛一木牌，江瀛草書的「東方藝術小劇場」。右方一塊草地，細草如茵，雲錦吐綠，正是清明時節的風景，隔草地卻是一層長籬，籬下有青圍屏，石圍欄，石坐凳之類。

靜靜的天海上，雲霞變幻，垂柳飄拂，波光水影中是「三潭印月」的再遇。於此，空訪小院，出沒其間。

啓扉時，一隻手用白紗布綁着的戴文儀和伍楚雲（一個眉目清秀的女學生，淺淺上齊，黑綢長袖，襖S型，平底皮鞋）正把欄在回柱上圍障了的舊畫片（門旁之類）拾進裏面去。幾位，一會兒之後，薄雲獨自出來坐下，徐楚雲是方才裝了的針線，任她

唱著。

太險它即程？

照過金姐的臉？

照過銀姐的衣裳？

也照過少年時候的秋香？

金姐，還有爸爸麼？

銀姐，她有媽媽麼？

秋香，你的爸爸麼？

你的媽媽呢？

.....

文 (拿了一些紅色布條子出來) 婆婆你看，還可以嗎？

免 (回身，有點不懂) 做什麼？

文 江先生說，那些婆婆的椅凳板不統一，還是用布條子好。所以，我把自己的床被單撕碎

了.....

免 那不是，太可惜了。

文 沒有關係。我覺得這個顏色也不錯。用這紫色紗布做來做行衣，可以照舊做套水紅色紗衣罩，襯托得更好看。

亮 好是好，可是好好的一幅絨面……

文 來，你把它縫一下。上邊，和這一面……

亮 接過來，（一縫完）明天再讓江先生給修成一張字，「金全拜禮」，掛在你床頭的牆上。

文 「金全好睡」笑話。

亮 （拾起頭，看看他用紗布包着的臂膀）還痛嗎？……啊呀，昨天晚上，如你睡死了。我在頂

蓋，趁你酒到醉閉眼的時候了，題又題不開，小英先生在我後面一咬：「老英癩了雲死了

了……」

文 （笑）死，哪有這樣容易！

亮 不過也够危險了，江先生儘叫：人工呼吸，人工呼吸……可小懶給人工呼吸的一個也沒有

……真廢人！

文 我怕會起火，於是把江先生好容易借來作為臨時小廟的這所西廂，莊給燒了，燒透了得

！……一看見橡皮線斷了，我就脫下衣服來拍它要炸，沒有動着手臂受了傷！

（天真地）這樣看，幹的簡直就是劫命。

等危險，要命的事情可多得得很。（停了停）伍小姐，你覺得，徐勳有意思？還是千金小姐不當，投奔到江先生門下來……

（低頭）我會什麼……（忽然想起似的）你看見小翠，小翠先生沒有？什麼？他，他出門去了。什麼弄了

爲了昨晚上的戲呀，那樣用功的排了的戲，我合該有酬勞，今早上江先生看見他一個人在屋子裏傷心，就把他拉出去了。

（直譯地）那爲什麼？這是他第一次排戲，加上，（加重語氣）戲呀排得真不壞呀，每個演員都覺得舒服，江先生說，這是我們東方藝術劇院最好的傑作。——（轉語氣）江先生，你極乾了些什麼。

我沒有騙，大概是在勸他。（把手裏的卷給他看）這樣行麼？

（點頭）好得很。哦，你在這兒還大家合得來嗎？若燕這孩子老跟你鬧。

不，大家跟我沒要緊，跟大家在一起，比在家裏愉快得多了。

（思索時，一個帶有若干優美的青年從裏面奔出來，看見他們站住）好，你們倒好自在呀。請暫的去睡吧，休息的在戲心，要我一個人扛木箱，和他編的兒戲，還有清楚，那小姐手裏有的老工作。

舞臺上弄好了沒有？

反正是這些回事。他媽的三個觀衆，管他呢。

家文（歎詞他）你不能這麼說，我們要的是能够獲得鼓勵，欣賞藝術的觀衆。

家文（發見險）種——得鼓勵，欣賞藝術！告訴你，昨天晚上三個觀衆來面，一個老太婆，另

外一個是給她們燒飯的大司務。

可是我在台上甚至覺得很清楚，就演到閉幕的時候，他們三個都滿臉是淚。

（把裏邊縫好了的布條接了過來）好，家驕，這塊布條子掛起來。

（突然跳下台階，兩臂作歡迎的姿勢）噯，陸太太，你也到杭州來了！那天來的？

（從門方面過來的是個闊爺，陸太太，五年之後，已經不再是第一幕時代的淫淫性

的少女，而是頗有儀態的主婦了，手裏拿了一包禮物，看見大家，搶前一步）

昨天，啊，大家都在，好極了。

二叔。

（對文儀）燕妮沒有來？

怎麼？二哥也來了？

噯，怎麼這人身上老纏氣，一下火車就把雲約香纏去裏，纏得影下也找不歸！

家 (帶了一張椅子) 請坐。(這個人一切日常行動，都帶著初期話劇的多複雜強而宏大的西洋姿勢)。

韻 多謝，伍小姐，忙得很吧？江先生不在……

覺 在，在趕戲呢！

韻 又換了新戲？

覺 不，改一改……昨晚上演完了戲，大家無話好，坐了椅子在西河裏唱，唱完故事。隨着燕歸了這自己的身世，江先生很感動，立刻要我把他的故事寫進去。

韻 (坐下來) 那我不去聽他，若燕小妹在這裏面？

文 不，聽他到「柳浪聞鶯」踏踏，看桃花去了。

家 今天上譜呀！

韻 (想起了似的) 對了，這一包糖子，路上寫了預備給江先生聽大家的，杭州規規，滑明節要吃艾糍糖子……

家 (連忙來接) 我先嘗一下……

文 (對住他) 等等大家。

韻 怎麼了？昨晚上我熱悶想……你何苦行公演的問你……

文 唔……(擡頭，笑)很——

家 對，說得上是「盛況空前」，以前不曾有過。一共是三，三個觀衆。

亮 (以目示意阻止他說)

祺 三個觀衆！

文 (把話又擲)伍小姐，把這傘到後面去熱一下，大家快回來了。正好吃點心的時候。
亮 好。(接過圈子，同時拿了布條子下)察聽，來幫我把這掛起來。

(呂鶴齡地頭下)

文 二嫂，二哥好嗎？

祺 還不是跟以前一樣……。(看見沒有人了，以一種大姊對弟輩的口吻)唉，三弟，畫現在生氣味，說你幫江先生演戲，到蘇州，到杭州，放着這會的事不幹

文 越發要演戲嗎？

祺 現在還早，不過在火車上聽他說，要演一齣外國戲，配什麼樣的商人。

文 「威尼可的商人」，那還早得很呢，上演的時候。我一定回去催催……
亮 那當然，不過我常常他在哪呀，說你是協會的基本演員……

文 (笑)我有所謂，真要演戲的時候還要。

文 韻

擊，倒了，破院你們破裏的這位軍方男男子的小生要香了，對嗎？

（有些意外）你說着誰？

說，說，「陸虎之夜」那派小生的。不是爲了若燕，兩個人吵了架？

文 韻

別聽人家說。你相信若燕這野孩子，會死心眼兒的愛上一個人嗎？（低聲，似乎有所隱憂）

（直趨裏面）廣東去，爲了——她添補軍校。

文 韻

（睜大了眼睛）他是革命黨？

文 韻

其實，正在的青年人那一個不是革命黨！要是北洋軍隊得這樣胡鬧，這板打內戰打下去，

韻

恐怕連我也——（鐵門口一羣男女的笑聲歡聲）。

韻

嗟……（看見有幾分酒意的藍韻，好奇……）滿着杜若燕懷柔）哦！（迎上去）我們的「賣

花女」……

韻

（若燕已越過藍韻少女，西裝，短髮，留聲機下而是一雙黑油油的大眼睛，手裏拿了一大

韻

把楊柳的枝條，白的杏花，紅的棉花，頭上戴的浪花，襟上插的浪花，愉快地面面跳着連環

韻

擊，頭大娘！（不尋回聲，把手裏的花塞在文儀手裏，）快把它插到花籃里，（想了很久

韻

取出一小束）哦，大家聽動，我來拿，（用異光的眼睛拍擊了一下）哦，五大娘，小藍……

「小傻瓜，笨蛋……」（楚楚現裝飾裝束）「今兒清明，請大家帶來了春的消息，也給大家帶來了春的祝福，別說，我來分！」（楚楚將若干粗香地，把一支支的花和柳，插在女孩子的頭髮上，男孩子的衣襟上，發發揮了）「一支桃花，對開荷」大嫂，你自己說，我不知道你喜歡戴在什麼地方。

「不，小妹妹，女孩子不能戴桃花，這是犯忌的。」

「爲什麼，桃花有什麼不好？」（忽然想起了似的）「呀，還有小東西呢？小雲，小雲！」

「雲在吃驚。」

「（對家夥命令）把雲抓出來。這時候該吃什麼？」

「（奔入）我死去。」

「誰？」

「你聽就聽吧，一個小女孩子！」

「（楚楚揮了揮三五本洋書過來，非常清淨的樣子）」

「雲輝，你可回來了，江先生直在擔心你呢！」

「呵。」

「我去看一看先生。」（下）

顯 啊，小深先生好嗎？

孟 （沒有好口氣）好。

顯 怎麼了？不舒服麼？

孟 沒甚麼。（看書）

（話未完，家務拉着五六歲的雲雲出來。雲雲披頭俊秀，梳四條小辮，手裏拿了一本書）

顯 小東西，躲嘴老不迴大家坐一飽玩？

雲 （羞怯地低頭）

孟 來，小雲，這位是陸大嫂，女演員裏面的老前輩。

顯 （恭恭敬敬，他學生見了老師似的行禮）

雲 小孩子，又不是小老師，心剛放在屋子裏？來，跟我一樣，跳呀跳的……

顯 叫什麼？

雲 小雲，雲雲。才秀的。

顯 從那兒來？（捏雲雲的手）

（笑）也算是個小浪蕩漢，讀了江先生的詩，在學校裏演過一次戲，就這……一個人孤零零地跑到這南方來了。（曾經回頭來對大家）大家等着，我去拿點心，陸大嫂也來向請明

國子。(下)

頭 (笑) 江先生門下，真是人才濟濟！(對國) 小妹妹，你是哪裏人？

國 (先笑了笑) 北方。

頭 北方，那兒？

國 (笑了笑)

頭 這孩子奇怪，爲甚麼不說話呀？爸爸繼續在那兒？

國 (不語，笑了笑)

文 (直率地) 別問他這些，他自己不願意講，我們也從來不問他。

頭 (有點意外) 噢。(不再問了)

國 (走到椅子旁，坐下，覺得無話可說，對孟輝) 誰先生，昨天借給我的書太破了，看不

孟 (察着鏡) 看不破？

國 (對孟輝) 這是一本好書，再讀一看，自然會懂的。

(正在這時，匡奇——一個半個小孩子——羞羞地端着一盤酸酸甜甜的菓子仁來，坐在國子後面)

巨

（聽見老婦的脫衣）呀，救救孩子，別來和個醜陋鬼好不好？（用低聲低調的聲音）今晚光臨即臨臨的醜陋鬼，明天又退還本縣的醜文觀，先生，醜鬼只有十五歲。

亞

誰跟你什麼相干？

區

不相干也得管一管。

亞

（撒野地跳過來，右手插在腰間對亞細）我也要管，我不管成你這小兒念這醜陋鬼，你已經够醜陋了，你還要醜陋醜鬼，誰能管……

亞

什麼再醜陋，這總是一等的名譽，亞細青年的基本榮榮。

區

這醜陋鬼……

先

好啦，好啦，大家來，吃陸大嫂送來的點心……

區

（喘氣，不好意思）這算是大家應個餐……

亞

（先搶了一個，然後用六辭辭調）別，天呀，看見了艾菲爾子，我就想起了我的家鄉！

區

（大家圍攏來，一搶而空，艾菲爾吃了一個，同樣地舉着家鄉的口吻）

亞

我的家在天的哪一方！

區

（也接上去同樣以合夥調子）那兒是，兵兵，陸散，煎湯……

亞

（用顫抖的聲音）我與志時……（數五已經送下位了。）

幕 二 第

燕 (抽了一個塞在褲兜裏，然後撥弄一個用技藝的姿勢擦擦褲) 松口口！

家 (孟輝，無住)

匡 還有，給我。

家 (轉過來) 給我！

燕 (逐漸他們) 來，來。

家 (惡齋笑) 別上他的當，早完了！

燕 還有，還有，(對匡) 小匡，留給你！(匡奔過去時給他看一空手) 哈哈！來，紙紙，我

噴土還留着一點。(作待吃姿勢)

匡 (野) 歸歸你！(大家笑)

燕 所以啦！我知道你沒有勇氣。

匡 (板板地定閱)

燕 家驕，你來，小傻瓜！

家 好，我不怕你！

燕 不怕的過來！

家 好！(走近去) 大家隨。(將腳翻)

燕

（一聽耳光）太遲了。輪不到你這小傻瓜！（看着幾個男孩子的窘狀，對小雲）小雲，你玩嗎？（雲兒眼睛野奇的閃動）我這樣的對付這些傻瓜，笨蛋。（笑）

亮

（有點看不慣）唉，你今天怎樣了，陸太太在遇見。這不好玩麼？我試試這些男孩子們的勇氣！

文

（始終冷靜，時帶微笑）我看，你今天有點瘋狂。

宗

對了，跟老董一樣！

覺

老董，真的，你今天有點感傷！

董

雖說，我很痛快，我一點也不感傷。

露

（站起來）董，你更勇敢些罷，我們不反對感傷，我們需要感傷的（*the sentimental*）。但是在這國破家亡的時代，那個青年人該有悲憤，沒有眼淚，沒有感傷？

家

（不等董說完，接上去依舊用頓合調的腔調）董，你要走了，演完了今晚的戲，你要走，到避兒的墳場，那兒是戲場，年輕的孩子，為什麼不憔悴的哭？為什麼不憔悴的唱？

文

（制止他）噫！

家

（為什麼不給我講？

露

（於自身的優越的誇下）聽，誰是詩人呢？

靈 (正實地點價) 是的，就在明天早上。

靈 你一點兒沒有留戀，一點兒沒有感傷？

靈 沒有，(忍痛地) 我很愉快，我不感傷。

靈 (狂笑) 我不相信，我不准你說謊，你今天喝了這杯多的酒，講了這般多的話，那爲什麼

？這不是比感傷更感傷的感傷！

靈 (也不覺興奮起來) 對，這是時代的苦痛，這是比感傷更大更深的感傷！(對大家) 對吧

！Ladies and Gentlemen，請我歌唱，這是千百個青年的苦悶，這是我們風雨的感傷。

(唱) 我不願，也不忍心，

離開你們，

因爲我們這一代，

相認得這樣的仔，

這樣的熱情，

這樣的知心！

可是，可是呀！

我有苦處，

深淵一般的苦悶呀！

它不能消滅我的壯志，

它祇鼓勵了我的雄心。

（若瑟和若他合唱）

我是一個漂泊者，

一個流浪的兒郎，

我從遙遠的，不知名的鄉土，

投進了藝術的宮殿，

我們這小小的戲劇的天堂。

（董穎獨自唱）

可是，我畢竟是流浪慣了的孩子，

我只能經藝術的宮外徘徊。

看見嗎？

北方跟黑帝廷的軍隊。

吃人的豺狼。

我奔往南國，

那約約的南方。

只有那邊——

是呀，

召喚我的革命的號召！

別了，

別了呀！

就在今年，

今年，

這思想的佳節！

橫濱上弦月的晚上。

難道這是我，朋友！

我們曾相見在巴黎。

難道這是我，若燕，

你這有刺的玫瑰？

官渡來的姑娘！

——
——

（歌聲結束了傷感，大家低了頭，沉默，羅克已經揉出手指來搥拭眼淚了。）

（突然一陣嘹亮的拍手聲響，打破了全場的空氣，大家向門口望，攜來的北風風濤般的颼颼撲。像灰夾袍，上草元色毛袴二字樣馬甲，一披胸長象牙翅剪掛在背上。和道一聲不響邊箱的年婦人，乃至長頭髮紅頰帶的藝術家們對比起來，俗態與不調和，更顯著了。）

（雀行前前）好，Mr. 查，Golden Voice Wonderful tenor ——

（大家把帽一陸轉不過來，相當長久的僵屍之聲，好容易文侯打破了沉默）

啊，老羅。

（熱情地跑去）陳大哥。

（對文侯）怎麼的會在這道（！）見，老三，我正在上海灘上點尋人談告找你們。哈哈

「看見了他的手」這怎麼的？（不覺發聲）喂，小秋快握握手，好麼？（發聲）喂，真的，女大十八變……（所未完，見樹陰的陽光，看到了梁孟輝，梁見他來了，就離開書架，溜進門，於是連忙走近一步）喂，小梁，怎麼的，進了江大哥的「東方藝術學院」，「登門」就留不起我了？喂，來來來，咱們還不是老朋友，握握手……

（梁勉強地站起來握手）你好。（依然坐下，看書）

（看見了這種情景，這仁對大家）對了，有幾位朋友想來聽聽，我先介紹，這位就是咱們戲劇界的開路先鋒陳雲接先生。

（一雙手拍着樹角，一雙手作介紹的姿勢）在我們女孩子不能上台演戲那時代，陳先生演的是「風塵巨」。

（陸得意地笑）

（匡奇又好奇又不相信地走過去和他握手，敷衍着請他坐坐的，大笑招呼一陣）

前些時候忙得結巴，把人弄得整天黑地，好容易，外國復活節，中間清明，放假三天，偷空到西園來散散步，加上江大哥在拍兒戲行公演，今晚上演。

「定」定，轉地快車過來的，決不耽擱，再想樣，忙忙地離開，說了聲謝謝。

覺

（有點窘，支吾）感……

眼

歷，方才家裏說祇有三個雞索。

悉

三個雞索？（睜圓了眼睛，顯然還有若干與意的表情）

三

（冷冷地，一邊低聲不語）雞索多少，不一定就是萬物的終境。

世

（一楞，立即心領神會，故作若無其事的表態）對，對得很，楊春白雪，知音人本來是很

稀有的！哈哈……對了（對文儀）江先生在……

文

在改詩本。啊！你今天來得正好，後台方面，有許多事要請你幫忙。

謙

祇要稍待給我，（遞給）「頭話一句」。（對頭祈）你去看過江先生沒有？

謙

（搖搖頭）祇不敢打擾他。

謙

沒有關係，我去……（不等那人講話，三腳地步的進去了）

（發個人交頭無耳）

（若無回到讀頭身邊）

等

（眼光終於走了之後，對文儀）老弟，我曉得你的深意，勸業不是商品，在我們的工作裏

，不需要庸俗的交情。

文

（愛和不明其意）什麼？你說？

孟

（瞥着他）誰說他幫忙？

（那荷感到意外驚訝他）

文

我說，江先生也一定歡迎的。

孟

但是，我們反對，我們這藝術的宮殿，一定要保持既有的作風，不容許浮薄輕佻的

……

文

可是他有點穩，有……

孟

我們要的是穩當，是修養。

覺

（意識到那荷的在座）噢，梁先生……

（逐漸綻放的笑容可掬，大家望着齊面）

江

（碎）來，來，你來聽，（舉了感控的手奮揚）這是一個殘缺的故事，你一定會喜歡他，

（對大家）你聽，人都齊了，一會兒就要開戲！

（大家圍上去）「改好了」，「我來聽」，等等……

江

不，還沒兒起了來，好極了！我把故事講一遍。（大家靜下來）聽到聽懂他的意見。

孟

（連連拱手）拜荷，拜他，我那兒說得上有什麼意見。

江

（舉了手）（翻開手中的一疊荷紙）

文 (趁機會走近一步) 江先生，改了之後，原來的佈景還可以用嗎？

江 可以，可以。唔，有一場……(想了) 好好，先把他搞起來吧！

文 好，(對呂家驥) 我們去裝台，亮霖，你也來幫幫忙。

家 爲什麼還叫我？我有戲。

文 唔，時候不早了，你不去罷去？(逼着他)

家 (沒奈何地仍用含糊口吻) 天呀，裝台裝台，找誰發覺了，可怕的運命！

(三人下)

燕 (跟在江兩旁邊) 改得怎樣？我的戲。

江 唔，改了，不，也廢廢難難，重新排了一遍。(回頭望燕) 對於這個姑娘的身世我沒有

改，總不知道自己的來歷，她不會見過自己的爹娘。(漸漸的轉入到靜處) 總有一個虎頭

一般的叔叔，在她十四歲的時候，把這當作貨品，賣給了一個有錢有勢的地主——惡霸。

燕 (插一句) 那，我的角色是——？

江 對，你的角色改了，你不再是那窮苦而來寫字的姪女，你現在是這個地主的兒子，你，(

望蕭露) 是一個好心的孩子，你同情她，你將她當作自己的妹妹，你教她識字，你把她

帶到了另一個世界。

燕 (「頑皮地」)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定是我愛上了他。

江 對，你愛上了他，你第一次從人與人之間發現了愛，得到了溫暖，聰慧性地等待這男孩

子回贈求愛的日子，這日子終於到了……那時候，她是一個十五歲的姑娘……

燕 (禁不住喘好) 好！又是一種很好的戀愛場面。

(老嫗怒目視之)

江 但是，這個戀愛場面，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奧妙。在這日子到來的時候，天晚上，那年老的羅

爺，用卑劣的手段佔有了她！(稍稍看了一下他的關係)

(雲霓面色突變，深深地低頭)

燕 不，不，這跟以前不一樣！先生，我講的故事……

江 (頓住聲) 對，改了，加進這一段情節，爲了增加這孩子身世的奧妙。

(急不及待) 別打叉，羅先生講下去……

江 男孩子向妳求親，而妳，拒絕了！

爲什麼？

隨的心已經碎了！總算得在這一生中間，再沒有要一個男人的責任。

那末，我聽了呵，那男孩子呢？

江 被拒絕，同樣也刺痛了他的心。他不懂得女孩子的心理，他想了幾會，他生了氣。……

匡 (用臂肘擦了一下眼眶) 這混蛋。

(雲雲禁不住感泣)

江 他(雲雲這箱)走了！

匡 (不自禁地) 走得很遠？

匡 南方？

江 不，那時候還沒有賣通這個革命的舉校。

燕 女孩子呢？阿，……

江 阿呀，阿呀！她跑去坐說，但是已經遲了。阿，因為這男孩子對她的決絕是……唔，終於

製造出了惡毒的陰手，她開始流淚，她要向侮辱她的人們報復。她走向了另一條可怕的路

子，她把一切的男人當作復仇的對象。……

江 (望了望燕一眼) 江先生，別寫下去，別寫下去了！給這極可憐的孩子以一點安慰。

匡 (笑着他，無言。)

江 這樣發展下去，(差不多是雲雲無聲似的) 她一定會再發發惡潮，更發更強的起刺！

江 好心腸的孩子！我再查查你，我現在就覺醒吧！

燕

（拍手）好，好。狂揮筆！

（大笑爲這故事暗噱）

燕

先生，你說爲我寫一支歌的！

江

在這兒，孩子，我們的東方青年音樂家，已經譜了曲了！

（從風箏中取一頁歌紙給她）

燕

好，好小姐，亮亮金嗓子！

（衆鼓掌）

燕

（唱）（歸來曲）

花兒飄零了會再開，

燕子飛走了會再來，

我心上的人呢，

你流淚的人兒啊，

怎麼一去不回來了！

歸來，歸來呵！

我的心愛！

區文四游那首戀歌，

你又聽着那句情話，

我心上的人呢？

你流浪的人兒呵，

為何在海角天涯？

歸來，歸來呵，

我的心愛！

（歌聲感傷淒婉）

（薰煙，匡奇停低頭）

（夕陽漸去）

（雲兒大哭）

亮
（從裏面出來，發覺了雲兒已經在出聲地哭了）爲什麼？小雲，小雲！

（大家望着她，她越發不禁地哭了……）

亮
小雲，爲什麼？你——

（走過去）孩子，你是爲了這個世界覺得太冷——

是說呀，小雲……

雲 不，這不是說，這是……這是……（望着電話）一定是你，凱姐，我……

亮 什麼？是我。

雲 我沒有跟別人說過，祇有你知道我的故事，是你曾醫了先生，把我的故事……

亮 什麼，這是你的故事？（也不禁心酸起來）

雲 小雲，你！

江 （不禁歎息）好，孩子，不用哭，不用哭，這是若燕的故事，這也是你的故事，也許，這

還是許許多多中國可憐女孩子的故事。同時代的女孩子，都有一個共同的命運的。好！讓

我們把它演出來，轉這無窮小的圓圈呼喊。法律，你來轉一轉吧！張嫂，你曾經教過，幫他

一起來，好嗎？

（雲望着，意味一眼）

亮 不，我不行，我怎麼可以。

雲 （拉起正在流思的若燕）不燕，去擲戲。

江 （操作）孩子們，收起眼淚，我們擲戲。Come on！（大肆沙壇要進去了，看見若燕低

頭痛苦之狀，站着，拍了拍他的肩）雲輝，年青人不該拍失敗，鼓勇勇起來，交且，昨天

的戲決不能說是你的失敗，你有才能，你認真，你要再拚拚鬥鬥……（以無限慘才之意的眼光望著他）

先生！（威頓而靜，謹不出聲來……）我一定要努力！（勇敢地走）

（他人陸續跟入，窸窣扶了若瑟，若瑟在哭）

（一個人留下來，把一條手帕遞給若瑟，自己也很有些感傷了）小瑟，茶吧，看排戲。

（搖頭）我，不能看……

（點點頭）是的，你不能看，看了會使你傷心。好吧，你休息一下……（走了兩步）這兒涼，到裏面去吧。（下）

（湖上星月相映）

（劇下隨一個，台上既有吸煙的聲音）

（後面排戲的聲音）

（驟然的站起來，想，打定主意，低聲）我，我得走了。（回身，看見若瑟）

（隨聲就忘記了方才拿來的皮包，走出來，看見他的表情）

要小姊你快走？那兒去？

（遊夢似的）走啊，那兒去。我也不知道。

雲 這，這爲甚麼？

雲 我怕這雨……我看了會……

雲 (點頭) 是的，你怕看。可是，你不能走呵！你沒有新人，又……

雲 我不怕，死，最多也不過是死！

雲 不，不，年輕人，不能說這樣的話，你要振作起來做人…… (看見她要走了) 你，你到那兒去？

雲 我，我去找那爲了我而流浪的人啊…… (啓門口走)

雲 (要回頭喊，又趕上兩步，攔住她) 雲小姐，雲小姐，(雲露怯住) 這是我的地方(把一張名片給她) 當你受人幫忙的時候，來找我，我…… (覺得接過了名片，發抖似的叫) 喂，(把名片插回來，拉板，把說說發發落在袖手裏) 「梭哈」(Show hand) 賭博這一點，念法用……

雲 (茫然地驚着他) 陸先生…… (啜泣)

秋 祭 加 載

63

第二幕

第一場

人物

陶雲侯 章文儀 馮開荷 姜孟輝 蘇非 彭方 伍慶雲 雷亮
呂家橋 小毛

時間

距第二幕十年後，一九三五年春末。

地點

上海，陸意揆寓所。

景

上海法租界中流社會住宅客廳，可以想像這是石庫門房子的樓下客堂，半新不舊的陳設，家具，正中是山水畫幀，兩側是瓦面屏寫着龍飛舞的行草對聯，和桌上陳列着的許多銀質之類並列，也有小孩子玩具二三種，牆上掛着幾幅一些社團贈送的綉軸，「藝術先驅」，「劃界之尤」等等。中右為入後間的門，通上二層的樓梯，兩旁，古風的几榻，中間有小孩坐車一部，一種雜亂的印象。

是一個春末夏初的上午，十點鐘光景，馮開荷正招待着姜孟輝，彭方，蘇非三人進來，馮開荷已是三十七八歲了，但是依舊頗體面，姜孟輝比以前沉溺了許多，他已經是一個主要學校劇團的領導者，在上海租界也頗有一點聲譽了，彭方短小精悍，在工

樓上懸掛着一件粉黛時髦的上衣，法蘭西小帽，長條時髦的腰帶，「小生」裝束，裝束十八九歲，藍羅多姿，藍布旗袍，薄薄脂粉，盡展無邪的女學生裝束。

（急忙忙的收拾了一些桌上的零星雜物，一面招呼）請坐，別得不像個樣子，真是稀客，小梁先生，好久不見，怕有半年多了。

（把一個皮包放在桌上，容容氣氣）別客氣，陸太太，怎麼接？老陸……不在家？……不，（含糊）我就去叫他，（對彭方）彭先生，忙嗎，上個月拜了妳（國民公敵）本的學生，真好啊，怎麼足足隔了這幾個禮拜（對蘇菲）請坐……太不像樣了，這地方……

（想過了什麼似的）哦，我倒忘了，還沒有介紹，這位是蘇菲小姐。

（若干時髦的裝束）別呀，我的跟膊就不行呀，（親熱地和魏握手）我見過你多少臉呀，在台下怎麼不認識了，梁先生，你說，蘇小姐不是一個道地的女學生呢，怪不得小報上都說你是「女學生派」，頂有希望，頂開味口的明星……真了不起。

（一半含羞，一半得意）哪兒，陸太太，你太誇獎了，哼——（似笑非笑的）你是我們的前輩，大家都在說，女孩子演戲，總是開路先鋒呀。

（笑漸）糟呀，如夢了，丟人的，那時候那算得頭段。（給蘇菲使個眼色，潘潘）四二，阿

孟 誠 正 誠 誠

二、(改口用綽號)包車夫真是老氣!……又……

陳太太，別客氣，大家都是老朋友。(急急忙忙的)對了，今天老爺還採茶這？

我……

文德呀。

文德(做了笑容)他……說要來嗎？今天。(似乎有一點猶豫)說是在和他生無聊，說他當我陸續換不上進，總不該連老朋友也不要啊，怕已經有三五個月不到這兒來了，他很忙嗎？

(接上去)當然啦，外面的事情多，要應酬，劇社裏面呀，又把他當作「媽媽」有什麼事情要找他。

(依舊是怨言)在外面跑，變更難交到老朋友來息息思思呀……

他一定要來的，今天。(孟媽看了一下手腕)

那時候了，誰位坐一下，我去叫他……(走了兩步，又回頭來，笑着)一個人的時候，總是改不好的，你本來就是夜遊神，晚上不想睡覺，自從進了電影公司，這種毛病就發瘋起來，拍完戲說是一兩點鐘，還要出去吃酒夜，聊天……昨晚回來就是兩點半，還小媳婆睡好，說禮拜六還要寫有勁呀，又把我想去了。(孟媽看了孟揮一眼，孟揮不聽)

「曉晨，曉晨不給，連這小雞也回不去了，在樓上壓死呢。」（笑）小菜先生，你真是跳舞的專家？」

（歪頭地）我不會。

（有點發）哦……我回來了，警察脫逃，你是什麼「股肱派」，是這樣說嗎？蘇小姐。

（深笑）我不知道，我對於這些全是外行，有一次給朋友拉去跳舞場去參觀了一下，聽到那種爵士音樂，感覺到那種淫靡未修的空气，我差不多要逃出來，呵呵，這那像是在一個被縫綉的國家裏面……

蘇小姐真是，年紀輕輕的，倒這麼不愛熱鬧。想先這小姐跟我們認識的時候，也跟你一樣。

後來混慣了，就覺得不能離開了……（笑）

蘇小姐，誰？

你不認識？以前在東方藝術學院的時候，因小菜先生們都是老朋友，去年從漢口回來，這次拍的「時代哀歌」他就是女主角。

哦，是誰。對了，蘇小姐，現在也算是一個女明星了。

小菜先生要見見她嗎？

不，沒有什麼事。

說

好，隨便坐，我去叫茶接茶。(上樓去了)

(沈默數秒)

芸

(若干不耐)嘿，老氣這傢伙，小孩多了，睡不來，(對彭)不會不來吧。

彭

不，說得好好的，也許……

蘇

(壓上頭的話不相連接地)蘇蘇人在說這是一句狠毒的罵彭。

彭

怎麼？

蘇

聽這位太太……

彭

聽了。

蘇

因不是(右隱匿天個人的)一發，蘇蘇在門邊來的女性，當了太太……

彭

所以說你們女人……

蘇

你敢再講。

彭

(頭皮的)野蠻就不講。

蘇

(故作嬌嗔)滾滾強弱！

彭

我不是說過，我不進了嗎？

蘇

(一個媚眼)聽性！

孟

(不避高時)要是文藝不來，你們兩個他……

彭

爲什麼？

孟

我懶得跟老陳講交道，我第一個就「吃不消」。

彭

那有什麼關係，你們都是一二十年的朋友，比不得我們後生晚輩……

孟

不，我怕他，老實說，我一向就怕他，怕他的死屍筆立，也怕他的油腔滑調。……

彭

那麼，(對蘇菲)蘇菲，你講吧，(笑)小輩們有什麼事需要他做，他照例是不會推的。

……況且，他倒真願你，說你是個睡得天才……

蘇

囉，我勸你，方才陳太太不是說，請暫了你幾個禮拜？(似惡非惡的)不要誤子。

(樓上意換高壓打了一個伸欠，接濟是擊擊之聲)

(少頃)

(電話聲，彭方很快地接去)

彭

誰？這兒？什麼。(改用不紳裝的活語)他打哈欠幾回？囉，哈先生呀，差起來……

(頭荷從樓上下來，彭方把電話交給他。)

頭

哈，哈，哈，在，在，是的，蘇菲一等。(對彭方)我從小輩的，惹我就來，請隨便坐。

對不起。(上樓去)

（云蘇石從樓上驚覺睡意惺忪，伸欠之聲），

（彭方被引着也打了一個伸欠，脚步聲……）

（不提防有空而直闖下來的，是穿青藍衣的雲兒，粉靨隨蘇，長髮垂頸，分明是睡眼未開的鳳齡，比前蒼蒼老了些，再沒有以前的那股稚氣了，但在他惺惺之中却別有動人之處。看見有客，倒避了一兩步，看見是熟人，又窘又高興。）

啊！梁先生，（一邊整了整頭髮，舉了東帶）還有給雲蘇，彭先生，（媽媽面笑）和他們握手）好久不見了，過得好嗎？

多謝，很有電話。

雲 不相干的。蘇小姐，忙嗎？為什麼不來試探？

蘇 不，雲小姐，在——接電話吧。

（惺惺的，一只手整頭髮）唉，唔，唔。（做一付發憤）唉，是什麼？鬼話。不來了，下午拍戲。兩點半，……不信你到家裏去有通者。不，這兒有朋友，（微笑，帶着作弄的表態）你看什麼，不，不要。……陸大哥，大嫂，小寶寶，還有？多得很多，梁先生，蘇蘇蘇小姐，（羞等睜目而視）還有，咱們的雷門，胡俊浩，彭方先生！（格格地笑，雷門方丟了一個銀錢，彭方有鑰匙，望了一下蘇蘇）不，我不去，誰？會次？我討厭。

不去——你來也沒牌。(掛下電話，轉身來理通了握聲的手)蘇小姐(將牆上上下的打量了一下)你真好呀。(禁不住衷心的讚美)又年青，又康健，又有什麼也不怕的勇氣。……聽說你們上次演，「放下你的鞭子」差點兒給巡捕……

(有意打斷她的話)啊喲，雲小姐，你的手冷得很呀，別着了涼。……近來好嗎？前些時候「晶報」上說，你又害了傷風也。

那全是鬼話。

(看得出的過分的殷勤)可是身體更健康呀，你又忙，太辛苦了，照顧大天雞體氣，我有些怕，要不要我替你介紹……

多謝你，蘇小姐，可是我的身體，(慚然一笑)看來也不會好了。對不起，我就下來。

(上去)

(聲)阿二，阿二！

(聲)出去了！跟你說。

(不勝感慨)一個人呀，這是阿不過幾錢，好紅的一個女孩子，在社會裏混上這幾年，就一切都變了。

(沈和瑞)是啊，江大哥不愧是頑固音樂家，這真是同時代女孩子的一個共同的悲劇。

文 蘇 文

孟 彭 孟

韻 彭 蘇 彭 蘇

那也，我自己沒有決心。

小頭，別聽風涼話，一個人對一個人的環境……

（反詰）那你说，一個人就得隨着環境墮落下去！

隨着環境，也不能單看一個人的外表……

（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標上，二人相顧不語）

（韻荷夫端茶）

（自言自語，憤憤地）人最怕不守時間，講好了九點鐘來，現在十點半了。

你放心，老章一定會來的！怕又是被什麼事情纏住了。

他不來我就不負責任。做事婆婆婆婆媽媽，結果是什麼事情都幹不好，我說下變成這種工作態度。

（正在這時像文搬進了一大包東西，很怕俗嫌從後門進來。）

怎麼，說說，誰的工作態度？我可並沒有說事呀。（孟雖不語）

（笑了）幹，說起算帳，賣掉就到。

（把一大包東西放在桌上，氣呼呼的倒藥）上次向老隱借的東西，服藥道具，還沒有還他，今天到保管室去一看，好傢伙，堆得一塌糊塗，一件件的滑出來，兩件衣服還得拿到洗

衣歸去愛做，這叫做借債補債，再借不難……（對彭）怎公的，沒沒志來，我去推他下來

，這是他的老脾氣。（又對蘇）你錯了，我今天的角色是魯賓，不是魯璋，啊！

（蘇）文儀……你來幹什麼？我當你斷了這條路！上來！

嘿，下來呀，二哥，朋友們等久了。（回顧對大家）這傢伙，我去抓！（上樓去）

（和他不相前後，顏荷提廚房端了幾杯茶，上場）

啊，對不起，陳大嫂。

（笑泚）包車夫老爺出了門，媳姨去買菜，什麼招待也沒有……

唉，自家朋友，還說得上。

（穿齊巴甲馬，頭髮散亂，比以前蒼老得多了，但依然精神有勁。笑容滿面，臉上掛着雲

烟，舉手頰頰打撲）對不起，對不起（正要和孟買握手，看見了蘇那，連忙趨前）啊，

小妹妹，什麼風吹來的？（對孟輝）我這地方，風水小好，搬來了之後，老朋友都不來了

，哈哈怎麼說，密司陸彭！

（有點驚）這是什麼話，上個月不是來過……

聽得了，那是今年二月，三四五，三個月了（對顏荷）叫阿二買草斷地三塊，對下，阿二

還像從前不在家，明天叫他滾蛋……各位吃過早點沒有？

文

「背了整條繩的文兒小毛下來」遲吃早點，誰誰就吃中飯了。

顯

「我給你去買吧，買什麼？」

蓋

「太餅油條，對了，多買一點。」（看見銀荷拿了錢出去，連忙以舊錢的身段作揖，口中唸誦

聲

「多謝銀子，貴人這福有禮了！」（鑼裏敲着鑼鼓）哈哈，太太的豆腐，不能不吃。

蘇

「握着嘴笑」真有煙，她大再什麼時候都是這麼高興。

憲

「故意正色而談」不是，我的太太可真不錯啊，現在年輕的小妹她們就不肯這樣替先生服

務了。（看見文儀在逗小毛玩，連忙）對了，小毛，快向各位伯伯叔叔行禮！」（喊口令）

敬禮。

（小毛立正行禮，衆大笑）

我的學演手法還不錯吧。哈哈，不過，現在祇能鬧小孩兒了。

文

小毛，囑你歐，唱個歌。……來，一，二，三。

（小毛唱）

「同學們！大家起來，担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這真是大眾的感傷，看吧，一年年國

土的淪喪。……」

（大家拍手）

文

不，不，詞兒不對，我教你，……「今天我們是……」

孟

（驚不耐之色）老章，你談一談好不好，陸大哥很忙的，這一會，有什麼……

孟

不，我今天沒有事，有什麼事嗎？

孟

（望望文儀，文儀跌在地上，一心地在和小毛唱戲，沒有辦法，祇能聽了）陸大哥，（停

孟

了一停）我們最近想演次戲。

孟

哦，那好極了，什麼戲？在什麼地方？

孟

說爲了這些事情要來向你請教。

孟

不敢不敢。（若干動作）陸大哥已經審了伍，不中用了。

孟

（擱不下去了，停了一停）因爲，今年戲劇界空氣很沉悶，學校劇團演不出戲，困難很多，租界內，又因爲日本人的干涉，連歌詠團的合唱也屢次受禁……

孟

唔。（故意不聽下去）很悶。

孟

（望望她）在這種情形之下，總得想個法子打破這種沉悶。

孟

（接上去）所以我們這次想把幾個學校團體的力量集合起來，來一次比較統一的演講，

孟

好極了……

孟

因此，……我們想來與你商量。

憲

（不做假說弄）一定幫忙，祇要（潘重）用得着，幫忙，大空房，我一定從旁助力。

彭

不，不是要修幫忙，要你出來主持這件事。

達

（連忙搖手）那不是有小潘先生在「領導」嗎？哈哈，時代總是時代，陳雲我已經老了……

……老了，老了！

法

（望着他）假如，假如你這意見外，那末，我也不必講了。（住口）

楚

還，這算什麼，你不講了，這就叫見外，哈哈，聽聽看，我在聽……

（彭方顯爾示意文稿，文倏落不理會）

藍

（勉勉強強）我們大家商量，特別是小平同志兩位，都認為非修即來主持這件事不可

？（問你朋友多，上海話說「唱得轉」。二期，田先生在南京，歐陽先生在廣東，洪先生

在青島，這兒既有你才可以把全上海的說詞工作着圍結起來……

藍

（作小丑狀）：這從那兒說起，「炭黃子」戴「不舒服」（問身來）五輝，你這樣講大家

個反像生疏了，咱們十幾年的老朋友，挺開來說，你們要我做些什麼？聽得到的，一定聽

，聽不到的，沒有辦法。至於說要我出來主持，那末我不說一句假話，不是沒有這股勁

，實在是力不從心。（韻荷買了油條燒餅回來，便放開嗓子喊）小雲，下來！吃點心。（

對大家）都答氣。（把一個餅遞了小毛）去，跟媽媽去玩。（回頭對大家，韻荷下）對呢

「我在拍戲，老板要我假體弄完成，又是假假體……」

（自語蘇菲不語）

（會意）「瞎大哥真的不肯幫忙。」

（一邊狼吞虎嚥）「什麼話，蘇小姐，你也跟我來這一套？」

那麼，一定是我們的演員太差，（蘇菲影方）怕戲鬥不過你，（雲雲打粉扮得漂漂亮亮）

好利害，這叫我怎麼說呀？蘇小姐，既然你這麼說，那我也就老實話，好不好？」

當然好呀……

（拿手裏的油條在額頭間畫了一個十字）我對天發誓，我沒有一句假話。你們這次要演的戲，一定是很前進的戲呀，一定是很愛國的戲呀，一定是什麼九一八，一二八的戲呀……

一定是……我說也說不上來，一定是很現實主義的戲呀。（對雲雲）我的話聽得外行嗎？

——那麼我這一個庸俗的，沒有前途思想的商人，不是很「那個」嗎？

（有點生氣）「老陳，你的話很隱晦，朋友們裏面，誰說你庸俗？……誰講你沒有前途思想？」

那好得寶，我自己承認，假如不，老朋友們為什麼會對我冷淡？幾個朋友來連老單也沒有來

「一次，新年在廣東同鄉會演說，要也不送一張，……說起來好像我太小氣，可是陸君說起來就是愛這麼一點面子，送了票也許不去看，可是當我太太問我有沒有票子送來的時候，我實在……實在難受。（痛心疾首）」

張：幹嗎呀……別這些話。

陸：我知道我自己的弱點，「社會日報」罵我生活腐爛，「電影週刊」說我不够節儉……

孟：（幾乎忍不住了）老陸，難道小報上的話我們要負責任？

陸：不是這個意思，你不要多心。其實我不前進，我生活腐爛，你們也該扶掖我老呀……我

陸：我發發好勝，不願輸，要面子……

蘇：所以啦，陸大哥，這次事情你就更不應該推開啦。

陸：決不推開，蘇小姐，你別以為我怕事，我也是中國人，我也懂得愛國，不吹牛，九一八以

來，我也跟着大家做過一點事呀。歷「五月花」到杭州，鹽地板吃大鍋飯的是我，主辦新

世界救濟東北難民游藝會，陪錢換印的是我，一天晚上趕掉「山治關矢守」，差一點坐牢

的是我。當然我也很窮，演過又把該罵的「泥濘」「生意經」……沒有空講。

孟：老陸，話講透了，咱們今天來目的不是跟你抬槓，更不是讓你說教！

陸：我說教？我說說教？我說說教？那倒對了，可惜，我就差了一說教這門本事。

云

(憤憤地站起來)那……

唉，這算什麼的。都是老朋友，小葉先生，坐下來，講給我聽，爲什麼？

五

(不語坐下)

彭

(嚴肅笑)沒有什麼的，我們想演一次戲要請陳大哥出……

彭

那不是很好嗎？大哥演什麼戲？我也來參加，好不好？

彭

好極了，你看，張小姐多爽快。陳大哥，氣平息了沒有？

雲

我……沒有氣，我就是爽快……

彭

好了，好了，陳大哥，聽我小兄弟開幾句，好不好，你講的話，都說，不道，因爲大家那

位，來往少了，就容易聚會，這世界本來就鬧得太多，能來往去，便容易「走樣」。至於

說說裏的事，那一定是「忙中有誤」，真是疏忽，今天我們就向陳大哥負罪請罪。還有其

他的話，那麼今天葉先生跟文儀都到這兒來了，不就表示大家還是把你當作老大哥，照以前

完全一樣。(一口氣講完了)一段話，笑話文信)唉，老葉怎麼的，今天你吃了醋？

雲

(色澤)小彭，你聽我的本領不錯！

彭

(不禁有怒色)什麼，陳大哥，簡直是說，那未免太不把我們當作自己的小兄弟了。

雲

(連連道歉)對不起，我失言，……

孟 (還沒有好日子) 我要講的部份都已經講完了……

德 打算怎麼辦？那兒演？

孟 卡爾登，目的是在博得粗基不雅談話劇的空氣。

德 演什麼？

孟 那倒沒有什麼頭緒。因為目的不在戲的好壞，而在打開一個局面。

彭 現在預定的是……

蘇 (同時) 一個喜劇。

彭 (對蘇) 對不起，你先說。

德 (客氣) 不。你說。

彭 還是……

蘇 (又同時) 叫「士活的一角」……

德……

……(笑了)

(蘇臉漲紅了臉，大家不響)

(笑) 好啦，好啦，Lady Suet，蘇小姐醒吧。

藍 不。(作嬌羞狀)我不說。

藍 唉？急死人了，發誓……

藍 (先望潘蘇菲，然後慢慢的)這是一個喜劇，叫做「上海的一角」……

藍 沒有日本人？

藍 沒有。

藍 不曉得個帝國主義

藍 不成。

藍 那有辦法。有些什麼角色？

藍 (從表裏摸出一本雜誌來，遞給他)

藍 不。(遞給彭方)你睇一睇……(笑) 這是我司老陣氣，看，不如續後。

藍 人不多，一個老爺子，小學教員，一個舞女，一個小姨婆五歲，這比般雜一戲，一個洋行

……

藍 不是買辦？(笑)

藍 不是，小職員。還有一房東太太，家婦，舞客……其相就不是很重要。

藍 人派定了沒有？

沒有。不過……訂

憲 老頭子，容易，洋行職員，那一定是小生破，小彭沒有問題，鄭女，勸彭女

彭 你定好了。

憲 (擲注) 嚶嚶，話還沒有講定呀，我，我怎麼能定？

彭 …… (望着他，束手無策)

憲 噢，陸大哥，不是說定了嗎？

文 (分明是要幹的了，但不免預頭避裝一番之後) 老章，你看，真奇怪，…… (換口吻) 你的意思怎麼樣？

文 (一直沉默着的他想了一想之後，用酸澀的眼睛望着他) 老陸，我相信，不問我講話，祇要我們娶了，站在你的班面，你一定會跟我們一起你的，你不會忘記這一批朋友，你，說起來對運動也沒有些責任(聲調加重)。從青年黨團體時代一起經過來的人，放起來也不多了，江蘇先生為創造奔走學生，頭髮已禿白了，壯志暮年與兒子一樣的不知去向，祝望潤管了醫生，陸叔誤現在是營業極了，祇有你，我，孟雲對掉在道兒，沒有離開過他。十年來來臨剛說不上有了什麼進步，但老頭老西門時代比想死……

憲 (不發聲的，低聲地) 你別說了，聽了這般的話，我很難受。(站起來) 對不起我方才語

了太多的話，我聽不起來，孟祥，我回你這話。

（也感嘆了）老陸，別說這些話，都是我們的不是。

好嘍好嘍，這方才的話講下去。

講什麼？

親女……

大爺，這次可真的說定了！

（弱性體）噯，多說，早講定了。

舞女這個角色，的確相當的困難，有一點舞女習氣，但總是一個整潔出身的舞廳份子。

（還沒有從哲學的情緒中回過來）要是杜若燕在那就好了。

嘖。

（話中有話）沒有杜若燕呢？難道我們就不演戲了嗎？

是呀，其實若燕在，也已經三十開外的人了。中國的女演員過了三十……（感嘆）對不起

，兩位女士。（又說復到他樂天的心情）

本來，蘇菲可以演，但我們對他年紀太老，復雜地找出一個自離世故的女人……

（對蘇）蘇小姐，試一下怎樣？

孟

蘇

蘇

文

孟

蘇

彭

蘇

蘇

孟

孟

羅 (略露羞赧兒態) 我演演，就是怕演不好，不表演，更怕演不出更合適的人，又要聽別

哥……

憲 (突然) 有了！

孟 誰？

憲 說出來，你們會反對？

文 誰呀？

憲 逸瀟是演得不錯，特別是這一型的女性……

文 你說。

憲 唐倩倩。演「一個女人和一條狗」的。

彭 唔。她可以……

孟 可以演，不過……

憲 不過什麼？太過，對嗎？唉，年輕漂亮的小姐們那一位不漂亮……(笑) 噢，再來一

女說不起，兩位小姐。

孟 (有點失望) 倩倩的舞女一定可以演得好，不過這一條舞女可有些兩樣，他要有相當高的

知識，要有相當高的品格，還多少要保持着一些女學生的身份，倩倩在這一點上就恐怕太

惹 (望了望蘇菲，覺得了確的寬慰) 這話就這麼說。

信 (已經有幾家想聘請了) 陸大爺……

然 唔？

整 我。(吃吃地笑) 不說了。

文 說呀，爲什麼？

雲 還是沒有人的話，我有資格演嗎？

蘇 (有相當意外之感) 你？

整 呀！(故作大驚小怪) 真是該死，該死，放棄原定的主角兒不派，回頭還要親來招去，決

定了，你一定可以演。

雲 (紅了臉) 別這麼說，我覺得除電影沒有意思，還想在舞台上試一試，小菜元生，你覺得

我可以試一下嗎？不要客氣。

整 (被問得太兀突了，有點支吾) 唔，唔，你可以，可以。

蘇 (失聲) 只要不妨害你電影公司的工作，我們當然歡迎你參加。

整 那麼，這一角兒，因爲，不重要的過一回幕，什麼時候上戲？

文 七月初，預定。

文 不行，七月初，學生正在大考，沒有空。

文 那要？……

文 （聽了聽日曆）呀！有吉日，端午節，怎麼樣？

文 端午？

文 對了，祇要換到這個日子，就沒有問題。

文 （翻指計算）不行吧，從今天到端午，祇有三個禮拜。

文 三個禮拜，好呀，……為什麼？……三個禮拜還不夠？

文 不太夠使用。

文 （又得意又害怕）唔，我怕死了，……三個禮拜……（正在這個時候，前門輕輕的扣了

兩下門，一個小鬍子的紳士進來，那是雲雲的男友吳長開）

吳 哈囉，哈囉，Ladies and Gentlemen……

吳 哦，長開兄？（對雲雲做了個鬼臉）瞧，「清早就趕來了」，茶來，都是老朋友了。

吳 你們有事，請談？我……

吳 沒有什麼，……請坐請坐！

(蘇非與彭方寂靜。面露難狀之色)

蘇 (不很理解他) 跟你說了我有事……

彭 諸位請隨便，我假裝小組請我句話。

蘇，告訴你我更演戲。

吳 (吃驚) 演戲？在那兒？

蘇 去隨意，總大哥主事的。

吳 (被了一想) 來來，(附耳)

蘇 不要聲氣(指樓上) Anything Secret?

吳 Yes, Perfect Secret. (我落聲氣則談上走下，蘇繼續作離座起了嘴肥，但繼續他)

(二人下)

彭 就是他？

蘇 哪兒？

文 誰？……

彭 (用手指作一鬆脫的手勢) 亞洲酒店的小組。

蘇 為什麼會跟這些人來往？

那管錯，咱們繼續下去……我不相信，三個禮拜可以上錢。
我包。(拍胸)

不過現在跟以前不同了，假家移步了，錢不能太馬虎。

不，我儘行了，事情要快，過了端午，就沒有好日子了。(亮)

(呂家儀倉皇奔出)

好像伙，皮鞭底抽爛了，什麼地方都找不到，可是本事不錯，總算找到了，嘿，小菜，這次

不能忘了我啊……

什麼？

角色呀，派定了沒有？我這次一定要有一個機會，老章，老朋友，幫幫忙。

(不屑之態)你這人怎樣的，角色，最要緊演派的，要在幕中人的性格，又不是搶飯碗。

派委好，一定要，一定要。

唔，好氣派，導演派，派定了你了？對嗎？你，劉，小影，我孫威爾再快，你還在吃鴉片。

(指文儀)不信問他。

廢話(不聽他)

(對文儀)誰導演？

陸大爺。

那不怕，我去找大嫂，大嫂一句話就行了（直奔後廚去）。大嫂，大嫂。

（翠蓮）看起來，這個人真有點毛病了。

瘋子。

說實話也是可憐的。江源先生提議他的生平，寫那著名的「茶館」的時候，他也是個懷有希望的青年。

（陸）大嫂，大嫂……

（吳景蘭）想辦法溜出來，一只手搗了翠蓮，一只手拿了她的春大衣，露露頗有嚴肅之色）

怎麼走？

對不起，有點是座偏，……各散各散了，Bye Bye。

（大衆目送之下）

（在門口站住，對吳）

你先走一步。我過來。（快強，回頭來對陸）大爺，來。

（陸）我趕上一步，翠蓮和趙耳聾了幾句，似乎很苦痛地低了頭。）

這話怎麼說？

還有他的電報。

憲 那，你得……趕去尋他？

憲 (憤然) 更重要的是要先匯一點錢去。

憲 (憤慨) 那，我替你想辦法，什麼時候發？

憲 (悻然一笑) 不，我不想再打擾你了，你也……方寸小異說，會次長有個約會，我們這些人，不是有錢滾處花嗎？

憲 (嚴肅地用老大爺的口吻) 不，不，這使不得，跟這些人來往，你得當心，特別是在(注
意着其他的人)金錢方面……他們用錢等於放債，他們憑從你收取更大的……

憲 (歎氣) 唉，像我這樣的人，還愛惜什麼，(不領旁人的意見)假如犧牲了我，能够使一個有志氣的人有一點成就，那就够了。(悻然而下)

文 什麼事？

憲 剛要走，不能演了。

薛 爲什麼？

憲 表面上看，他已經是個世系的人了，可是，蘇小姐，也許你不會相信，她用她的這種生活，在幫助一個有志氣有前途的青年。

蘇 那才怪了……

一服也不怪，平常得極？我覺得這是個偉大的自我解脫，這位樂人病得快死了，

還打算用他自己的身體……（黯然不語）

蘇 那，我們要幫助她，不讓她這樣做。

文 你不是聽了我方才的話嗎？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但，這真是一個悲劇。

孟 （點頭不語）

蘇 好，別多想了，我們繼續下去。

文 那麼，樂會去了，誰演這個角色？

蘇 你看呢？

孟 退而求其次，我還是去唱兩齣借借。

蘇 （無言）

孟 （對彭方）怎麼樣？大家覺得。

彭 好是好，不過……

蘇 我也說不該說，可是我說得這位小姐跟我們這些人總是不大調和。不要好容易就答應她，

拜訪她的請好了，隨時又……

燈

唉。薛小姐，誰聽說再來。我們是在幹這行，戲園裏面，要有人來看你的戲，唐師傅不僅是一個電影明星，有「點點香力」，而且戲也的確演得不壞……至於說他的脾氣，那麼相信我這一點對付小姐們的來往，總還不至於失敗，哈哈！

（呂家驊揮手照舊出來）

韻

什麼呀？你不好自己說。

家

誰？唐師傅？那有辦法，說多跟他的交情，一句話……

彭

你？還你的交情……

憲

好呀，就是這麼決定，留學頭七說，立刻進借題一報，趕是我的本錢。（回頭來對韻看）太太，還有沒有沒有？

韻

什麼呀？

家

老頭領，糯米太和春叫叫填錢和菜！

家

好，我加兩塊，參加半個主人。（摸腰包，久久不出，老臉漸露）

說書圖說

四

第二場

人物

陳靈探 蘇非 唐倩倩 伍慧琴 小毛 林小漢 梁孟輝 匡奇
章文儀 呂家儀 彭方 關人甲，乙，丙 馮凱荷 鄧插甲，乙 齊榮

地點

上海

時間

前場三個星期後，禮拜日下午。

景

半露登戲院後台之一部份。一個側門通外面街堂。有「功德林素食」等招牌，近處擺放
雜木料，枱景片。一個門通酒吧間去。一面是服裝間，擺掛一排各色男女衣服，可通化
裝間及舞台。

幕啓，這是開幕之前二十分鐘。演員們都已經化好了妝，有的坐齊抽煙，有的在
對鏡修飾，也有的在和到後會來參觀的閩人談話，祇有呂家儀化裝成一個收賬員的樣子，
並拿的冊簿和期話劇的雜誌，背腔合調，盼強而引入發笑的動作。彭方化裝成一個先
樂的洋行職員，蘇非化成一个中年婦人，匡奇是年老秃頂的小學校員，靈探的女兒小毛
也化了妝，作小學生狀，梁孟輝大約是舞台監督，穿工裝褲，忙碌的指揮着後台工作人。

員，陪人甲乙丙，君落幾圈，指指點點，作好奇狀，林小溪四鼓直說，椅上掛着「紅條子」，陪人來「參觀」。

人聲與鼓伴聲聲中，舞台的前奏曲以聲壓聲約可聞。

伍亮翠（也已經走三十左右的人了）髮着藍布旗袍，平底鞋，不加修飾，顯然可見的勞悴，但還是精神奮發，手裏拿着一本已經破掉了的從舞廳上撕下來的劇本，從舞台邊來忙碌碌地喊：

亮 還有二十分鐘，第一場演員化裝好了沒有？（穿場而過，和從化妝室小門進來的文儀正屬碰着，二人低聲的講了幾句）（下）

文 （向大家）快開燈了，大家準備，小道具各人放在身邊。（回頭來對着邊圍的陪人們）對不起，快開燈了，請到前去看戲。（隨着笑聲）對不起，後台太小，讓讓一下。（陪人站着不動）

陪甲 （看見小溪，連忙招呼）哈囉，林（小溪過來和他握手）來來，我替你介紹一個朋友，（指陪人乙）這位是頗具洋行跑狗，李亞特，陸克。好朋友（指小溪）這位是名劇作家林小溪先生。

陪乙 啊呀，久仰久仰，在報上常常拜讀大作，佩服得很。

林 不敢不敢。

閉乙 這倒還是林先生的傑作？

林 不，不是我寫的，雖則也曾參加了一些意見。下一個節目，大概是吳那的新作「花開時節」，那時候一定要請老兄指教。

閉甲 （漢過來問）請問林先生，那一位是電影名星唐倩倩？

林 （不認識他，隨便回答）倩倩還沒有來。

蘇 （拿一面小鏡子照照，走過來）小洪，你看我化妝險多少錢？

林 （仔仔細細地看了看）四十……不，四十五六，對嗎？劇本裏寫的幾？

蘇 二十八歲，我說這兒的數紋太深，辛先生偏要這樣塗，難得死了！（忿忿而去）

閉乙 這一位是？

林 蘇頭女士。

閉甲 啊，林先生，請你給我介紹一下，（摸出小本子）請您簽個字。

林 （不理會他）

蘇 （走過來，小洪）念死人了，唐倩倩還不到，快開燈了！

林 （法國式地擦擦肩膀）

文 (作揖) 對不起，後台太小，請讓一讓，快開幕。(對小派) 小派，真是不

起，請先陪我做光……

圖甲 好好，我們走吧。

林 沒有關係，自當領文。(門口唸唸之聲，文儀奔進去)

人聲 為什麼，我不可以進來？你為什麼東西？

人聲 我是對聲，沒有領司，後台不能進去。

(換進來的是白相人之流)

白相人 偏要看看(虎虎地回頭)你怎麼說？

文 對不起，後台太小，人多了恭庄不好。

白相人 你是誰？叫陸鏗探出來請話。

文 陸先生在箱台，你先生恭庄？

白相人 你懂不懂。吃這齣戲，就得有一些眼力，老子的名字就刻在臉上。

文 (無辦法) 那麼，請到箱面去說說好不好？

白相人 幾個要看箱台。

文 哦，這不是你先生一個人的問題，爲了後台恭庄。

白相人 什麼？（一把奪住文儀，作動武狀）秩序！

蘇 （昏叫之聲）呀！打人嘍。

（匪者像猛虎一般的撲過來，隨手拿起一根道具用的木棍，要打過去，文儀喝住，他）

（吼）誰敢搗亂！

別動手，匪奇。

（白相人窺視骨節，一邊持棍子，一邊退出門口，嘴裏喊著：「好，好！打人！在租界上演這種搗亂的戲，還打人，等著瞧吧！」（下）

（兩人甲乙看見風色不好，和小漢打了一個招呼，乘機溜走。）

（把棒丟了，氣吼吼的）媽的，這些人簡直是破壞戲劇運動！

（趕過來）快去化裝，瞧，你的頭袋！

（對匪奇）老兄，趕這種專到後台來胡鬧的人騷運動，氣力白費。

也得給值一點教訓。（正要回身）

（趕上一步）匪先生，對不起，在租上面寫幾句，要不我就簽個名。

（對他盯住過了一下，一手塞過包手裏的簽名本子，塞在舊的口袋裏，一半抓一半鬆）去！去！

(再與張下海)

(軍餉之壓)

(傅益之聲) 怎麼辦呀，祇有八分鐘了，請雷還沒有影子。

我早說過，問題多得很，老穆說有辦法。

可是他不在呀。(聽聽四面沒人，低聲的) 怎麼樣？不會有問題吧！

什麼？

門口的包打聽三頭頭很多，工部局食不食！

不要管他！

(與來一把抓住孟輝) 這酒真是混帳，快上場了，道具還沒有

拿了什麼？

一個汽車喇叭，要能够發出陀來咪三個聲音來的。

道具殿的人早跟老穆說了，他說有辦法。

什麼都有辦法，就等於什麼也沒辦法。

你不能不管呀，舞台監督。

怎麼辦呢？悄悄溜不來，派人去找，硬裏沒有人。

彭

（憤憤地）沒有人就不上戲，挪了大家好看。（走）

文

大家別急，她的戲還有二十分鐘，會來的，她又不是第一次上戲。

（一個隨差之類的拿了只花籃進來。）

隨差

有沒有一位蘇小姐？

蘇

（閃爍而來）誰？

隨差

這是大東影片公司的雲霓小姐，要發給來的，還帶有一張名片。

蘇

（得意之色）呀！小雲！（對隨差）給我謝謝雲小姐。（差不多是對大家誇耀）呀，這

花籃真漂亮！（看名片）「阿蘇！我今天走了，不能看你的戲，可是我對你誇耀我畫

的眼睛感激你！祝你成功！我的心在跳！」

文

（對文儀）是時候了，開不開？

文

再等一下。

文

（門口：「來了，來了。」）

文

請借？

文

（大家望門口）

（進來的是雲霓，陪着一個短衣靴鴨舌帽的人，容容有氣）

寇

這是後台，演員們化裝的地方……

靈

（一把抓住）大哥，悄悄沒有來！

寇

等一等。（從容不迫，陪著那人東看西看，然後對那人）請封前白發說！我請你！（忽然

而下，衆驚奇）

文

老陸老陸。（聲已下）

亮

誰？

彭

什麼玩藝！

亮

也許是個包探。

彭

包探？

文

大家安心，不要疑神疑鬼的……

彭

喇叭，反正沒有喇叭，我不上。

靈

（從前台奔出來把劇本往地下一擲，坐下）幹戲，幹戲，這也算是幹戲！

文

靈，老梁，你還是鎮靜一點……

靈

所以呀，派角色的時候，我就提醒過，生活墮落的人，不能跟我們一起幹戲。脫不脫臨時

會出毛病，因為他的工作態度，根本就和我們不調和。什麼是演員道義，誰根本就……

衆（擺住舞）

（唐師傅揮舞而來，悠閑不迫，細長的身材，長眉入畫，秀髮如雲，濃豔難抹，嘴角上有一顆人工的點痣，大家側目而視）

衆（笑着迎上去）快，倩倩，快上妝了，化妝化妝。

文（勉強地笑）啊，倩倩，把人都急死了。

倩（什麼，不是正好嗎？化妝？我化好了來的，（做一個時裝展覽的姿態）這不是很好嗎？

文（看了看）那就好啦。快，打鈴開幕。

衆（奔到台上去了）開幕，第一幕的演員上去！（下）

倩（對大家）哈囉！（看見了花籃）好漂亮，誰送的？

倩倩，快化妝吧。這是小張和我開的玩笑。

彭（遞少一個喇叭，鐳的！

倩（看了看）「蘇菲小姐……」「瞎，亂敲班的玩意兒，居然傳到話劇界來了。（抽烟對鏡）

。

衆（想要發作，前台打個開幕之聲，起了一層，下）

衆（一趨趨奔台前，走過來，自己打頭）老是整我，配性真壞（看見倩倩）啊，倩倩，你來

了（以上都是掩腔的含糊腔調）

哦，小呂，來給我梳梳頭髮！

倩

好，（如獲至寶，一邊給她整髮，一邊訴苦）倩倩，你看，真是太公道，派我這麼一個

角色，收賬員，一共三句話！這，這，不是老陸太不賞你的面子？我，對我倒沒有什麼關

係，聽着，連你跟他講……

倩

呀！

家

（怔愣）你陪，小傑開餐餐非送了花籃，誰不知道小傑住在老陸家裏，這真面玩的什麼鬼

，你自己想法吧，方才蘇菲還在說你——

彭

（從台上奔下來，抓住文儀）你，你幫我做做果，沒有喇叭，你裝！

文

（奔過來，拿了一個喇叭進來，交給文儀）總算沒有快事。

文

（驚奇）那來的？

憲

（孟輝跳起來，什麼話也沒有，拿了便走）

憲

這是我的外交機密。（抽咽）這不是爲了這玩意兒，誰有工夫陪他位司機老憲參觀機台，

頭看戲！（只披他的表情）派了人到馬路上去兜，好容易找到這穿竹子喇叭的膠骨，跟他

話同鄉，打交道，好容易才辦到！（看見倩倩）嘿倩倩。（過去擊鼓）呀，這套行頭真不

第三幕

錯。

倩 (嘆起了嘴) 沒說，把人都氣死了，要這樣沒有，更那樣買不起，我自己化錢做的，方才從我錢箱去拿服裝，差點兒嚇壞我。

雯 (陪小心) 好，倩朋友，湊完了請客！

倩 (做媚態) 太晚了，明天是我生日。

雯 明天，那好極了，下了戲大家吃麵，我的東。

倩 不，不要大家，你單獨請我。

雯 也好，祇是……(做鬼臉)

倩 不過，誰大爺我有件事借跟你商量。

雯 什麼事，一定辦到，

倩 好極了，一定辦到，方才告辭了，我明天生日。

雯 陪。

倩 有幾個朋友約我玩兒一天。

雯 (緊張) 這……

倩 所以明天日場，我與請假，……

憲 (故意的輕聲) 噢，你又跟我開玩笑，好野，小妹妹，「閒話一句」，演完了快來做讀者，
，連你的李先生在內。

倩 不，不礙玩笑，明天真的不能上。

憲 還怎麼可以……

(一個青年張頭地跑來)

青年 陸大哥，前面來了幾個巡捕。

憲 (不很理會) 沒有什麼關係，這是例行公事，派幾個人來看看。

青年 不，人有七八個。

憲 別太誇小章，翻本路上去了，沒有問題，這樣的賊，沒有日本人，不賊打倒帝國主義，還有問題？

(青年下)

倩 大哥，我已要約了別人，……

憲 (笑聲) 不要緊，你的「別人」跟我也沒有交情。

倩 不，明天非請你通融不可。

憲 (嚴重起來) 這怎麼可以，倩倩，你一個人如此，對其餘的人怎麼辦得過去，況且……
我不是這個劇社的社長，我不拿固定薪水……

「嘿，別講這些，你幫我的忙，寬我的面子，我總要說幾句不脫，心裏有數，幫朋友的忙，是應該的。」

（站起來，嚥嚥的口吻）我幫你大忙的忙，你幫大哥的忙，也不能使我過不去呀？

使你過不去？什麼？借借。

（停了一停，慢吞吞地，指指那花籃）這不是嗎？分明是托我的「吉影」，給我好借的。憤憤）我府借借不是好欺負的。

（文儀上來）

（笑）嘿，爲了這個，真是小器了！頭好玩，沒有什麼意思，我立刻給你去訂兩隻，加倍。

不，這一定還得非的把說，我寧願向我道歉。

這，這怎麼可以，這不是小器的事情，要道歉？誰該是我，我實在就這，向這道歉。

不，不與你，要麼非，否則我不上說。

笑話，這時候還講這話的。

（反問）你說說不到？

（陪笑）好敬府候，「想法子」給你送到，你先上去，我是你的鏡子。

倩 不，我不上。

亮 (上來) 大哥，倩倩的戲……

倩 (故意作強硬) 對不起，我今天不舒服。

亮 怎樣的，倩倩！

亮 (按捺不住了) 倩倩，你要避我？

倩 (笑) 那兒話，我已經被你們「強」了！(拿起皮包)

亮 真的不愛面子？

倩 我沒有必要裝腔作勢。

亮 倩倩，今後你還要在舞台上演戲！

倩 哼呀，你當我小孩子？

亮 (下決心) 亮亮！你是提示？

亮 是啊。為什麼？

倩 你記得辭兒？

亮 哩。

亮 (突然地站起來命令) 你！(倩愣一楞)，立刻化妝去。

幕 三 第

文 (奔來，見狀大疑，正要來勸) 倩倩……

蓉 (翻住他) 不必勸了，叫台上把「J.B.G.」替換一點，整整，(嚴肅沈重的口吻) 我的命令，你的責任。

強 (望了望，點頭) 是，(去化妝)

倩 好啊，伍大姐一定是唱得好的，「百代公司」，什麼角色都可以代，反正。

意 演不好沒有關係，唐小姐，這次你受了委曲，幫我陸蕊松過關。

倩 好得很，就這麼決定。

意 (奔上) 怎樣的？為什麼……(看見麗雲化妝，不語。)

(舞台上，喇叭聲響，陸蕊來……)

文 麗雲，快，快。

倩 (走了) 再會，我到前台去看戲。(隨然回下)

意 對啦，請看看我陸某人臨台的好戲。

(默然)

云 (走到意發前面停了一停) 蕊雲，當初還靠跟我……

意 (反發地跳起來) 不用說了，蕊雲？(自己打耳光) 啊，我瞎了眼睛，我沒有本領……

孟

還算什麼……我並不是怨你……

孟

我對不住大家，這對我是一個教訓，但是，這件事教訓了我，同時也教訓了他，我很痛決，深謝這座「下」，包圍明天的生日不能過得快活。

文

七場了，亮藍！

〔有人喊：「上場，上場」〕

亮

〔在鋪定中多少有些傾流〕即大看，上了！

亮

上，上，上。

文

大胆一點，亮藍！

孟

亮藍，不要怕！（躍上去，隱身聽了一下，回來）

文

聽過了沒有？

孟

剛好。（感嘆系之）真支持戲劇運動的，就是亮藍這樣的無名英雄！

亮

〔痛苦〕但是我對不住她，這他這樣上去，我實在太難忍……我遲疑，我認錯了人。

〔台上驚聲騰騰的台辭聲音，大放煙絲〕

〔鼓掌聲，池王表得意領謝〕

〔大笑停頓〕

文 (坐立不安) 總是顯了什麼笑話。

蓋 不會！(掩不住憂慮之稱)

(默然。池子裏又是一陣鷓鴣)

(從前合跳進來，興奮地) 好！好！好！

文蓋 什麼？

匡 好！我要替伍大姐唱一百聲好！

蓋 怎麼的，快說。

匡 誰也想不到，她們伍大姐有這麼一手，一出場台風說不錯，一個表情，台下就是一陣鼓掌。

「好！好！好！好！好，我還有戲，(蹣跚而去)」

蓋 (蹣跚) 我真高興！悄悄在台下看了作何感想？(大聲地) 好！我也娶她！

文 噯！

(蓋撲伸舌頭。得意忘形，作雀步舞。)

蓋 老陸，別興奮了，坐下來休息一下。

文 我？(笑) 硬骨頭，擡得起……

(此時突然竊言聲動，人聲喧嘩，再度巨大的慘劇。有人喊：「滾下去，滾下去！」)

（有人喊：「東北是我們的！」）

（對文儀）什麼事？（文儀，丟掉筆上吉去）

（奔回來）陸大哥，陸大哥。

怎麼？

陸：（跑）剛演到「東北是我們的……」這句話，台下跳上了幾個包探，禁止演下去。

（演員陸續下場，面有憂憤之色，小毛在內，拉住張敬衣麻。）

沒有此理！

陸：這東北是我們的都不准講，還是什麼話？

家：陸大哥，你快到台上去看看，觀眾要成酒下去，工部局要演。怎麼講？

匡：是不是可以折中一下，把東北是我們的這句詞刪掉，也許——

家：難道東北不是我們的嗎？

匡：可是租界裏不准講罷！

家：不演講，也要講，我去！（看見羅非在側幕，大聲地）不要下莊，我去！

（前合噴雜）

家：（大聲地）團團地醉下來，保持秩序！

「下」(舞台從低吼中融成一片「鼓勇」進行曲)。

(幕後正要下場，兩個男傭包探進來。)

包探甲 誰是陸憲煥？

憲 (轉身) 是我，什麼事？

包探甲 還勸戲不准演，這是公事。

憲 爲什麼？這是工部局政治部通過的劇本。

包探甲 我們奉命正是政治部的命令。

憲 朋友，你說「東北是我們的」還有啥不能講？

包探甲 (兇狠) 我跟你說，我奉的是命令。

真 (趨過來) 你不是中國人？

包探乙 (攔住他) 你是誰？

真 每個中國人都與我：東洋是我們的！

(有人咬：「揍他」)

包探甲 (威勢稍緩) 不要鬧，不要鬧，這是公事，老實說，我距離位一幾，唔怕山東人該那等
嚇個個成在東北。可是，朋友，我奉的是命令。

文

（與北大俠）不要吵，讓靜，讓靜。

康

怎麼呢？

文

（在前台恭請退場。）

靜

觀察一個也不走。

包探甲

陳先生，你是場面上的人，有臨陣行竄去講，有命令請你去說話。

包探

好得很，我有話要講，但是這一場戲總得演下去。

包探甲

不行，再演我不担保弟兄們不帶人。

（幾顆鎗聲奔進來，而有警懼之色）

康

好，大家閃，讓的戲量被奪了，就爲了「東北是我們的」這一句話，東北失守了三尋，

在租界裏，連這句話也不准說了，我比劃到抽身去交涉，但是，大家放心，我們的話劇

，是永遠禁不盡的。

包探甲

難取鬧事，我們此輩誰來。

包探

要是台下七八百人一起鬧事呢？

包探

要是全上海的人一起鬧事呢？

包探甲

這江江江。

幕三 第

憲 好，爲了我們的責任，我要回聲答謝話。

包探甲 你們誰也不准再開口，陸先生，大家場面上的人，客客氣氣走吧！

文 (挺身而出) 老鄉，陸先生有事情要辦，我代他去，

包探甲 不行。

區 (大聲) 我去，(家去)！

憲 (制止大家) 不要吵，不要吵，……文衝去對憲解釋，一切事情請憲負責。

(此時憲再回來，開言語住，感動之色)

憲 (望着看見憲) 他一定能從情的，前日一律選舉，不停的點，跟我老整買衣服，這手

腹索甲 (上前一步) 陸先生，我們不要退讓，(此項有人在池子裏偷話) 大家不要退讓，我把

我們一些朋友們的票子在坑兒掉掉。(撕票，避債地)。

身謝多話，還是真正支持我們的憲，我們的誠……

爸爸……不要去……

孟 (上前) 老區，你放心，一切我負責任！(和他握手)

憲 好，我很放心。(對憲) 走吧。(對大家) 不要害怕，要圖不是犯罪。

（狼狽禁不住笑出來）

（走到門口，又回轉來，面帶感嘆之色）老奴！

唔？

（從下面伸手）（道謝）「來五只洋！」

文 （無奈，摸錢與之）。

憲 （又走了幾步，回頭來）喂，誰呀……（用兩個手指按在口上作疑滯狀）

文 （弱弱地）香煙！（孟揮把一包煙交給憲，憲接過笑而下）

孟 （推推小毛）別怕，小毛，梁叔叔在這兒。

（念場沈殿靜止，二秒之後，憲非的哭聲）

憲 （苦痛地）不要哭，不要哭，我們要堅強的挺下去，陸大哥方才講，我們的救，是永遠
禁不絕的。

匡 挺下去，我們挺節目，再演，一定演！

（前古燈搖盪又起）

「不堅強，不要退讓」。

「東北是我們的，是我們的！」

（新編後的純勇軍進行曲之聲）

（沉歎）

（站起來，自語似的）這是我們民族的聲音。

——幕徐徐下——

第 112 页

第四幕

第一場

人物

陸蕙英 蘇非 唐師傅 伍翠翠 梁志輝 祝德淵 陸叔談 雲霞

區奇 章文傑 彭方 藍賴 薛生 小戈 大鑄 狄小姐

程小姐 侍者 小胖子

時間

距離三卷又兩年。

地點

上海某大戲院的酒樓間。

景

酒樓間，小巧又精緻。

舞台後部爲櫃台。

櫃台下是一排張人的軟皮凳。櫃台後面有玻璃櫃，櫃內陳列着各種飲料。

一門通向場的表演，爲翠色的軟幕所遮，一門通過欄杆後台，通後台的門有台階數級。

舞台前部有圓台三張，克羅米軟椅數張。

開幕的時候，是夜裏十二點，因爲舞台上的戲正在進行中。所以酒樓間裏除了化了裝的

演員，及沒有化裝的舞台工作人員外，就只有站在櫃台後面打玻璃的侍者。

劇中演的是古裝戲。雖然它隔了一連串，管絃樂伴奏的戲音，還隱約可聞。

一隻非常雅潔的鬍子。

以奇，未化妝，彭方和狄小組都化了裝——古裝——坐在靠近樞台的皮椅上，顯然是吃了

臨什麼。伍雲雲和小戈——都未化妝——坐在靠舞台的合子旁邊，在低頭計算筆抄寫。

女演員小狄無心的呼准一個鬍子，感傷的櫻灼灼和管絃樂祖配和：

「哥哥，你別忘了我——」

我是你親愛的姐姐，

~~~~~

是「回春之曲」裏的插曲。

空氣靜寂而沉悶。

匡

（從皮椅上跳下來，大踏步的走，突然停住。）求求你，別唱戲！

狄

（一驚）噫——

匡

你唱，唱得人神經都碎了。（生氣似的）我怕聽這個鬍子唱

狄

（不高興的）誰又沒攔着你，你可以走開呀！

（野衣）

燕 (從一堆跟雞裏拾起頭來)。老匡，你說小秋的聲音，再加上這藍調子，像不像當年的若燕！

匡 有著燕的感情，那倒好了。

覺 (並不是辯論，安靜的。) 這是你的主觀，當年你彈渾古它，添添唱「歸來曲」的時候，和這有什麼不同呢。也是這末感傷，也是——不同的不是聲音，是我對身外的世界，是我們身內的心坎。

匡 (一種回憶的哀傷，低沉的。) 若燕，若燕，真像是一隻耐不了風寒的燕子，去了，走到這方，看不見了。……什麼時候春天會再來，春天還再來呢！(「海邊潮落後」我們，我們這些留下的，剛在租界裏，這「東北是我們的」都不准講，被人守關的時候連氣都不准歎，整天的只能演這翻無聊的古戲，寶錢，吃飯，吃飯，愛錢，關人，關己，什麼日子，什麼日子呢！

覺 (沉默，沉痛的唱道)。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衰老的聲腔」！」

.....

（彭方，匿音，先後作聲，和飛蘭。）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

彭

（在激昂中斷的時候）話說這領歌，是一個失掉，空薄的輕男軍隨口唱出來的，可見一件藝術作品，只要有真實的情緒，就是不懂得什麼技巧，也還是動人的。

匡

（冷笑）

彭

你笑什麼！

匡

你到很懂得技巧，也有真實的情緒。可是又怎麼樣呢！這不是穿得扭扭五顏六色的衣裳，戴著這種不圓不扁的帽子，在舞台上裝神，裝鬼，講些言不由衷的，連自己也都不明其妙的話——

彭

（過了自尊心）你是說我沒有理解我的角色——

第四卷

匡

（反抗）我還沒有你那麼聰明！

彭

怪不得你這次不演戲，原來是逃避！

匡

逃避，我匡亦會逃避！

張

好了，好了。老匡的意思，也不是說你的戲不好！

彭

（餘怒未息）我也沒有說我的戲好哇，可是批評，也得有批評的態度！

匡

（火了）我還什麼批評你！

彭

你配！（一怒而去。）

張

這種大明星，真吃不消。

狄

（買好的）我也不開怎麼樣，戲雖不知道對不對，我真是不敢說，真一說錯了呢，彭古

看起來像是，他也許是有個兒腐嫩，有一點……

匡

自然呀，明星，錢錢呀，這都是噴們的隱憂接線先生！——聽，唐師傅上次給他碰了那麼大

的釘子，這次還敢和他合作……

覺

又來了，你還要扯到什麼地方去。

匡

胡說，你什麼地方都好，就只有一點……

覺

偏說胡說！這不是？

亮 匡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有什麼法子呢，事情要做，戲不能不演。說起來，又「我儂個」，其實老師也是真苦，你看這眼目，眼前這一詞，就够他受的，大爺見的生活還沒著落呢！

官

這我知道，我不說你的這個。我是說現在的這種風氣，作風最要緊。他媽的同樣的生活弄得孤寡，一天兩場戲，這麼熱的天，一遠路是十幾場。讓看演大家一個一個的從台上倒下來，疊過去，倒下來了，兩針強心針，咬咬牙，揮扎着再上去，上去以後還是照樣的賣力氣，拚命，再疊倒，再老強心針，再咬咬牙，上去，再……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連喘口氣的工夫都不給，這種苦法其爲了什麼？爲了誰？竟讓上那兒？他媽的爲了幾個明星出風頭嗎？

亮

你記不得江先生曾經說過，戲劇運動是一種看不見的主流，等到有一天，水到渠成，它自然會形成一個偉大的力量。爲了什麼？爲了誰？竟讓在那兒？我現在還不能答覆你。但是我知道，我們的努力並不是白費的。我知道那種看不見的主流，在一天天的生長，擴大，形成。也許這就是我們咬牙拚命的代價。……也許，到將來，當那偉大的噴流真正出現力量的時候，人家不會再記起我們，我們也至于都不能分享成功的榮譽。可是，只要戲劇運動在不斷的發展，那不已足夠了嗎？我們還要追求什麼呢！

亮 要是沒有這末多的浪費，就好了。

亮 （向他溫情的笑，趨首于聽的工作。）

（稍停）

狄 聽說往若燕，又回到上海來了。老匡你知道不知道？

匡 不知道，久已不來往了。

狄 噫，聽說銀領得很呢！自從她的那位遊先生死了以後，她飄泊了好幾年，生活過得很神氣。

匡 你們老朋友都不曉得嗎？

狄 告訴你，早就不來往了。

匡 （唐傅傅穿了古裝，更顯得樸樸，上。）

匡 （從容不迫的）老匡，去看看吧，醫生不在在舞台，密司穆在會上舉過了。

怎麼？密司穆！

匡 （嘆口氣）就是麼，這場戲別提演得多糟了，密司穆一上台發誓，一點勁兒都沒有，到了他的詞，他老是不氣不接下氣的，我急呀急呀，急得喘不過氣了，把自己的詞都念錯了。唉，虧這場戲沒有招待新聞記者，要是被他們知道了，明天倒要罵我在台上獻醜了。

（向匡奇）被誰先生在前場看戲。

匡 又倒了一個。(向門外跑去。)

倩 喂！老匡！

匡 喂！

倩 好呀，好呀，不礙麻煩你。

匡 (沒好氣)什麼事快說罷！

倩 要是你方便的話，……不方便說實了，反正也派什麼關係，小李的車子在不在，照會老平  
七三三五。

匡 (下)

倩 (向男演員甲)小戈，你在忙什麼！

戈 我？

倩 你看看我腦子後頭的髮帶，是不是鬆了。

戈 (看了一看)還好！

倩 什麼還好，我老覺得它要掉似的，一邊演戲時一邊提拉着它掉下來，天又還未黑，直流汗，真呀，我的腦子呢，可糟了，把腦子或在化妝間了，草繩！

亮 我去給你找。

不，還是我自己去吧！

（退去）

你不懂得我多累，我怕我也要暈倒了，以後說什麼，沒有冷氣設備的院子，我再也不去了。

我也要去看看密司曼，我去拿給你好呀！

謝謝你，慕姐你真是個好姐姐，在化妝台上。

知道了。

編人倒是滿好，就是淡酸不靈。兩年前，我病的時候，她代我上了一場，別提多壞了，臉蛋沒被擦下來，真難為情死了。BOY，來杯冰結淋，寧楊梅的。

楊梅的完了，香蕉好不好！

好了，好了，好了。什麼茶還滾末別扯。（敲門一個秘密似的）喂！慕對慕世沒有，林小淡的劇本快寫完了，她請我吃飯，要我演，我看那角色也沒什麼發揮，性格一點也不明顯，而且一個愛好虛榮的兩太太，跟我本人也隔得太多，這種虛構的角色，我回來就不喜歡。我在考慮中，沒有答應他。誰知道這種非倒倒演，和演得復，居然還託了藥孟輝去說情，我呀，我看個人就是這樣子，有話跟我當面談，我怎麼會不聽，要是在背後跟我使



這，我就無論如何也不罷，蘇菲算什麼，仗着梁孟輝梁大導演捧他，就了不起了，其實梁孟輝對我的印象也很不錯呀，他說他只能演一兩角色，獲得很。看吧，這次梁孟輝的就真我們兩個都有，我還要跟他在台上比比看，哼！（BOY持冰結語。）嗚呼，我因忘了，你隨我，簡直濕透了，真要命，我今天不能吃冷的，（向狄）你替我吃了吧！

我？

真我請客得下。

（文儀，莞爾，扶穆小姐入場。）

坐好，坐好，你坐好。BOY，拿一點冰來。

怎麼樣！好一點嗎？

（面色發白，勉强的笑。）不……不要……

（痛苦的）說先生呢！

老區到前台去找了！

真要命，要命！

說先生，不……不要……我……只要休息一會……就……

文的？是的。你不要講話了，你的戲道早，你放心，我已經叫台上「馬後」了。

爹 不要辜負個人代價。

文 (默然)

爹 不——要。我只是笨，有點笨，就會好的，就好了！

(匡奇，和懷湘急上。)

懷湘 留了小孩，已經是一位上海的名醫了。

文 祝先生茶了。

懷 (走近病人，進行診治，先摸了摸他的頭，拉開腫脹的眼皮。) 眼睛在上看，往上，嚶。

舌頭伸出來，我看看你的舌頭，嚶。(把紙)

侍 (拿一杯茶) 冰！

懷 (搖頭示意) 用不著。(向冤家) 把我的醫筒拿來。——不，最好是叫它躺下來。

匡 還是到化驗室去吧！

懷 好，沒關係，別怕呀！

(匡奇，覺疑夫之入化驗室。)

文 (把懷湘拉到一邊) 你看怎麼樣？

懷 關係並沒有關係，疲勞過度，空氣壞，受暑，所以心臟支持不住了。先打兩針再說。

會好的，不過這有個條件，得好好的來處治。

文 (流涕的) 休養，我對這種人邊談什麼休養。

偵 起碼是今天以至於明天的飯不要預了。

文 這怕怕做不到的。

偵 你是要他死嗎？

文 不是我要，是國的債案要，是邊的工作要，是那些觀察家要，是上

偵 馬馬呼呼得咧，當年我們一遭整的時候，還不是進商頭不上就不上了。

文 當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當年你還是個醫科大學的學生，現在是上海數一數二的名

偵 醫了，你對於你的病人，能修馬馬呼呼嗎？

文 壽命不一定是馬步。

偵 但還却是一個職業醫生的責任。而且，即使我會，我自己不會肯的，除這一行的殘子是每

文 一個人，都有着這個不可思議的力量。

偵 (搖頭) 真是不可思議，再說吧！我去照看吧，我一定盡我的力量。(下，文低頭之。)

文 (看見警察進門時，將手合于上的扇子。) 我的扇子。(忽然想起) 老馬，想傢伙，我托他

的毒，一定是忘了，小戈，你肯不肯為了一位小姐……(望着戈的驚恐表情，忽然縮縮的

「你們這些男孩子，甚麼！」（落落又是一聲）你看文傑才那個點氣，彷彿這道這道的，就只有這道這一個似的，常鍾台聲聲的，是有偏心的，「哈哈，梁先生，哈哈，甚非。」

（梁孟與落落非自外進。）

落落。

老陸在嗎？

他——

陸是到什麼地方借錢去了，梁先生。

囉。

（梁孟的）「燕菲，昨天的「福爾摩斯報」你看了沒有？他們又在罵你了，明目張膽，「燕菲女士的幾個鏡頭」，真歐德，我看了直為你抱不平。下次我見了老孟，我一定打他兩個嘴巴子，替你出了這口氣。燕菲，你怎麼會受得下，唉是我，哼——」

（冷冷地）這種歌作的小報，我根本就不看。還是計較起來，倒中了他們的計，拉低他們的身份了。一個演員，只要稍為有點見識，也不能和這些人來往了。我打心腹裏真厭惡他們也。

勝

我也是。(嫣然一笑) 唉，他們啊，專門造謠，一句可憐的話也謾着。比方說，他們說你小家碧玉預得好，是因為你小時候的生活有地位，你有這種生活地位，道，你看！

蘇

(反囑) 哈，我倒不怕他們這麼說，小時候生活過得不好，並不丟人，要是他們說我交際花預得好，也是因為有在跳舞場大飯店裏常常弄風情的證據，那才丟人呢。

倩

(顯然很刺激，但又強自鎮壓，嬌媚的一笑，轉移題目) 梁先生，咱們的處什麼時候上？

孟

什麼時候排好了，什麼時候上。

孟

不過也得大家都照樣的排才行，要是今天你不來，明天我不來，今天你請假，明天我早退，到規定的時間不看劇本，邊舞臺吊兒郎當，就算再有一年也排不好。……蘇菲！

倩

(急上) 倩倩，上場，上場，你怎麼了。

蘇

急什麼，聽你，蘇菲，你還不走罷，回頭一道去消夜。

倩

快一點，快一點，小孟。

文

(生氣的) 你看，！

文

怎麼了，快點吧，小孟，你已經發瘋了。

〔秘密換上〕

誰誤揭明。(看看情勢，和緩下來) 啊！倩倩，(他特有的那種又似頑笑又似諷刺的口吻)

「大演員，不要緊，不要緊。上遲一點，台風好！」

走吧，對不起。

倩倩 (賭氣) 我不走，鬆催，鬆催，把人家的情緒都催亂了。

文 是我的錯，行不行。

倩 難道還是我的錯嗎？

文 是我的錯，好嗎，好嗎！

(倩倩下)

文 (向女演員甲) 小秋，你也該準備上場了。

秋 你放心，我誤不了場，我們這團小演員，要是自己再不當心，不是我癩吃疥頭嗎？(下場，文儀隨之。)

文 (怔了半天，轉為苦笑) 好厲害的嘴呀！好，好，是個角色。(過份客氣，以為免開胃口之本。) 暖，老梁，暖，蘇菲，來，BOY，冰棍淋，四杯，可以吞掉，放心吃。怎麼「了」，怎麼「了」，(「了」字讀重音)，都是一些老爺，就我一個小子，我是孫子。當我

做洋行經理的時候，把金子給人家看，現在做了演藝舞台監督，人家把戲給我看，好，哈哈。演出者，演者出，出什麼，出醜。哈哈！

（BOY持冰筒淋來，每人面前放一杯，）蜜棗向大家招呼。吃，吃！

（冷靜的）老陸，我聽說你把上演的日子已經簽了。

（迅速的向身內掏）你看！

我不必看。你的困難我都知道。不過，在餓得兩眼昏的時候，我們就有過一個口頭約定，這次工作，在藝術方面。！

（終於是指出了一卷東西，向孟輝面前攤開）你看，老陸，不是我故意和你為難，實在是錢與時間要了我的命。時間，時間，要是我們的戲不接上，我們以後就很難找到日子了，抽款一天到晚紅濟會老板，你以為他爲了什麼。（感憤的）我們不能雞肋斗，不可哉，也不敢說。用不到我講，你比我明白，你現在搶在我前面，是名導演，是老大哥，你想想周圍左右有多少冤腿腳釘着我們，有多少人等着看我們笑話，萬一我們栽了，擠上來，是連收尸的人都沒有的。

事情一到你嘴裏，就變得嚴重起來了。

這我倒要請教！

（孫）比方關於劇目，爲什麼使我們這樣一個團體，在這國難存亡的關頭，要演這些零碎上演黨義的戲呢！

（孫）要是有人和我作伴，我可以到大馬路去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信，咱們現在就走，走哇。不是這樣的，蘇小姐，這是在租界上，不是在咱們自己的地方，有什麼法子呢！

（孫）有法子，不想，還不是沒有用。而且，有法子，不賣錢，還不是更沒有用！

（法）在藝術方面！

（孫）（跳起來）我不懂得藝術，我是商人，我是強盜，我只懂得賣錢，好不好，好不好，（搖胸泣血）當年也在這個地方，不管工部局的命令，毅然上演「上海的一角」的是誰？在工部局地房吃官司的是誰？賠了錢還我平添了命的是誰？哈哈，我是商人，強盜，哈哈！

（法）（依然冷靜的）老陳，你這話什麼意思！

（孫）沒有意思，沒有意思！我只是聲明，我隨處撿錢並不怕事，並不把「有意識」整天放在嘴上講，出了事情，也決不肯藉個機會偷偷溜掉！

（孟）倒是整溜掉了。

（孫）有人，自然是有人，不是說你！

（法）那麼是孫嗎？



該

也不是你……(大踏步下)

(彭方師上)

彭

(大驚)他樣的戲場整了有一分鐘，什麼玩藝，什麼玩藝，舞台變春庭？舞台變春庭？(轉台監春呢？)

(橋下)

憲

(白瞳眼)……

(僵持。)

戈

(從一大堆賬簿裏拾起煙頭來。)(壁先生！(順手拿了一堆單據。)(這些些到期的借款，吳先生五百五十，胡記八百，還有到期的期票兩張，一張一千四百〇七十，一張二千二百二

十九。……這是陶神部等等清券支的演出費：置景：三百，服裝：四百二，劇務費：一百

……還有，今天已都是二十八號，月尾了，上半個月的薪水，到底怎樣？同人不說，舞

台工人，方才我顧文儀先生說，再不發恐怕很難維持……還有手頭的現金只剩下三元三

角了，要是今天晚上沒錢來，明天全團的伙食開不出。還有兩個月的醫藥費是一百〇六塊

五毛，還有，借借要借錢，一張預支條子是一百元，還有……)(看見藍袋的棍子，停

止)

憲

說下去，說下去。

第四幕

戈 這些單據，你親筆寫一下，簽字吧！

葛 我簽字容易，不過錢——

戈 你沒借到？

葛 (默然)

戈 那怎麼辦？不說別的，明天——

葛 有辦法，什麼地方的當舖我在這開門——

戈 恐怕——

葛 只有向力球巷附近的郵遞家，或是女人賭博，*casino*。

(一個小胖子出現在門口)

辟 哈囉，痲菲！

葛 啊，密司脫黃！

黃 是時候了嗎？

葛 還……你在外面等一等。

黃 謝謝(鞠躬而退)

葛 真冤命。公司是一個筒子，上釘，老釘，再釘，咬，小戈，你替我去告訴他，我現在沒

工夫。

戈 (方欲動身。)

察 還是我自己去吧，討厭(下)。

(半天。)

遊 走啦！一定想情辭懇切，推說不了，一道去沒有哀憐的散步去了。

戈 (不滿的) 陸先生！

憲 哈哈，不管人家，那末現在——(留留自己手上的戒指，脫下來) 只有暫時請他撫摩，整整天牢，受點委曲吧！

戈 這個戒指能當多少——

游 總能當個三十四十。

戈 三十四十的能——

憲 有什麼法子，明天的伙食總够了。

戈 不過那酒出費，梁先生的脾氣——

游 我知道，我知道。

戈 還有那到了期的安票，萬一不能兌現，豈不丟我臉嗎？

「誰說是我壓死人的，你怕什麼？」

「不過那些舞台工人——」

「（忽然沉痛）我去磕頭拜祖宗。」

「可是，陸先生——」

「你就是把我逼死，又有什麼用呢！我陸雲英從革命劇運動二十年，到現在連個特赦證戒都保不住了，還要怎麼樣呢？殺人也不過頭沾地，像這個樣子，我就是頭掉在地上，我的眼睛也不會閉，到不是死不瞑目，我要瞪着眼睛看誰，看那一位英雄好漢能提起這嚴重的世

子……」

「文」

「（感動的）陸先生……陸先生，你原會我了，我不是頑意思，我不是……」

「（雲英和吳長蘭上，吳長蘭戴金邊眼鏡，著小藍，抽雪茄，是一個習見的洋場紳士。）

「雲」

「陸先生。」

「雲」

「呵，雲英，呵，吳老板。請坐，請坐，吃點什麼？BOY！」

「雲」

「謝謝，什麼也不要，我們就要走的，偶然打門口過，順便來看看你。」

「雲」

「戲拍完了！」

「雲」

「只剩了幾個銀頭，也沒錢花了。」

雲

這一次，你總可以來幫忙吧！

雲

（淒然一笑）看吧，也許到了那一天——！

雲

怎麼，吳先生不答應？不會，不會，老朋友了。

雲

小戈這孩子，低着頭幹嗎？喲，這是誰的戒指——！

雲

這是——

雲

是誰——

雲

是我踏上去的。（自然的把子背過去。）

雲

好運氣，我看，丟在桌上幹嗎？

雲

幹嗎，送到當舖裏——！

雲

送到當舖裏估價，看是真的還是假的，小戈，你快去吧，我——

雲

戒指呢！

雲

（用手一指）在雲小姐手上，（忽然有所悟，忽然回）手上，哈哈……

雲

給我吧，雲小姐！

雲

（早就勸了吳）唔一唔。（低聲）你們搞什麼鬼，一定不是這末回事，告訴我，這是不是

真的？

戈 (吞吐) 我買！

蓋 豈有此理，你看我連槍斃子的紀念都沒有了，這幾天，我險不定會中統空襲，設會立在  
路上檢鈔票呢！

雲 (向男演員甲) 是甚麼？

戈 是——是真的！

雲 那你不必到當舖裏估價子，我認識，小良，你聽，這戒子多好，這顆鑽石多亮，這式樣多  
精巧，我買了。

蓋 (同時一楞) 啊！

雲 我買了。

景 你發瘋，你要這個東西幹嗎！

雲 是呀，你……

雲 你不管，我說買就買，而且買定了。

蓋 (無可奈何) 按這呢，這種檢來的東西，既然你喜歡，我就送給你——

雲 你送給我——

戈 (癡盒的) 這怎麼能送!!

不過呢，不怕吳先生笑話，多少總是點運氣，所以……所以——

雲 所以我總得付點錢，那怕是一塊，一毛錢呢，多少倒沒有關係，是不是，陸先生？

雲 (微窘) 唔，唔……

雲 那麼立刻發現好不好。(她打開皮夾，取出一張支票，塞在陸的手裏。) 你拿去吧，怪難為情的。幸虧我剛剛開給我——

景 (發覺的) 那你怎麼，那是兩……兩……

雲 (橫了他一眼) 不要你管。

雲 (拿了支票，撈住，終于感動的) 雲霞，雲……

雲 (把戒指遞給男演員甲) 這個戒指，小戈，請你替我交給國太太，就說是我送給國的一點禮物。

戈 (大喜過望) 好好！

雲 再見了，陸先生！

景 (深為不滿) 再見，你們這些碎戲的，真是百毒！(下)

雲 雲霞！

哥！

謝，謝謝你，你救了我的命了，我是要付利息的。

你聽笑話了，陸先生。當年你送錢給我的時候，也要利息嗎？我知道國語……（忽然提高的）……你剛剛要我幫什麼，說不定我……不能幹，這就是我的幫忙吧。當你需要我，我不能來的時候，你只配着，我不是不願意來，我是不能……（下）

（跟喊的）各處善良的靈魂，這世界的人，怎麼生活會這末……

會這末墮落，是不是，難道墮落是人的天性？十多年前，他是一個好孩子，有一顆善良的靈魂，有一個崇高的夢想，他把一切都寄托在傅的身邊人X X X身上，後來這個人死了，他的夢也破碎了，於是什麼都死了，變了，變了，變得不認得了，但是他的心，我認得的，還是那末真誠，那末善良，那末……好，那末，這孩子塊頭……

（後台一片吵鬧聲。）

（宛如驚弓之鳥。）什麼事，什麼事？去着，什麼事……

（戈正預備去香的時候，文倫，扶傅椅上。）

（啾啾唧唧的）哎喲，我要死，疼，疼死了，哎喲……

（繞起來）那兒疼……



「這兒，這兒，不是，是這兒，我也不知道是誰兒，全身痠疼，哎喲！怎麼回事？」

文 天曉得，本來有說有笑，忽然就……天曉得。

俯 我的肚子，是肚子，哎喲！

戈 豈不是百勝女，急得百勝女。

（說懷裡潮聲上。）

意 悄悄，快來看看，唐小姐肚子疼。

懷 肚子疼！

俯 不是，哎喲，不是肚子疼，是餓，發餓。

懷 （撫摸他的頭）沒有什麼礙嗎？

俯 怎麼不曉，哎喲，我的腿，我的腿！

懷 （手忙是亂）到底你——

俯 我也說不出來呀，快去請醫生，請醫生呀！

意 這不是祝先生，最有名的醫生嗎？

「請……請……我自己的醫生。就在隔壁，那五爺，那醫生，哎喲，快……快……」

意 誰曉得。

文 老朱曉得。

意 去，去，去。

文 (走到門口對外) 老朱，你快到隔壁去請鄭醫生。

意 (趕向台前，向三湘房裏，德湘走過來) 真的，還是假的。

傾 看起來不假呀，不過這又疼的這末利害，也許！

文 (走近他們，低聲) 誰是假的，剛剛在後台，跟孟孟珠頂了兩句，突然就這模樣了，說不定老梁去安慰幾句——

意 他怎麼會呢？

(梁孟珠上)

意 老梁，老梁，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孟 這我怎麼曉得。

傾 哎喲！

意 聽說你們在後台頂了嘴，也許自始的脾氣，你曉得，從來就喜歡給人添麻煩，

聖姑人，脫不完你去——

孟

我又不是給你領差派員。(欲去，突翻起)喂，我現在正式通知你，抽出的日子還未盡

，趕到時候上不去，我不負責任。(下)

慈

(着急的)呀，老梁，老梁。(追下)

(一個穿西裝的洋場醫生上)

醫生

頂小姐！

倩

不行了，哎喲！

醫

(把脈)我看。(點頭，搖頭，點頭，搖頭，如隔火滾沸器。)

文

怎麼樣？先生

醫

呀——

倩

疼死我了，我要死了，痲呀！

醫

(嚴正的)這要死了，這個症候可吃不了大症候，大症候！

倩

有這不嚴重嗎？

醫

(從容不迫的)嚴重之至。

倩

什麼病症呢！

醫

這叫發，也發！

文 這位是成伯滔先生，留德的醫學博士，本國的義務醫官，上海最有名的——

醫 暇，久仰，久仰，唐小姐的病容，你看怎麼樣……唐小姐倒愛吃我的藥，我看醫火攻心，加上她秉性虛弱，所以說……不要緊，海村藥包好。

情 我還得上醫院！

盛 上院！

情 可是，我怎麼能上！

盛 自然是不能上，你暫時躺在床上躺一兩個禮拜。

文 醫生！

盛 最好是十天。

情 （急換急上）

文 怎麼樣了！

情 說是嚴重得很，要在床上躺十天，躺不能上了。

文 當真？

情 （從肚子裏吐出的聲音）天啊！人快死了，還不相信。（作急決狀）

盛 那沒有辦法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伍楚鳳罷！



（伍覺察上）

陸先生。

（擠眼）她已經好了。

好了就好了。

那——那——我的診費是——

回頭給你送過來。

診費五元，出診加倍，臨時外加五元。再見，再見。（下）

罷罷，你快聽走走吧！

不，我送你錢，你刀氣大。

我——

（陳叔成，背箱上）

（藍箱裏箱初音，精神煥發）

該換，你看病來了。

藍箱，你——

（同時的）老袁——

驚

大家奇怪，我當了十年的兵，這次回來，變成土包子了。方才在台下看你們的戲，瓜子連什麼都不知道，了不起，跟你們相比，我簡直是落伍了，簡直是斷魂死了。哈哈，哈哈……

（略略）

人物

國道模 蘇非 杜若蘭 張信齋 伍麗華 林小波 梁雲屏 張韻  
匡奇 彭方 黎文煥 肥膏 小戈 大鏡 狄小姐 穆小姐

職務 侍者

時間

第一景後十日。

地點

仍然是那個酒排間。

背景

大風雨之夜，酒排間裏人來人往，饒穿校一職，演員們有的化了妝了，有的沒有，散坐在酒排間裏，從服裝與不完全的化裝上看，正預備出演的顯然是一個西歐的古典排間。

劇作者林小溪獨環一隅，在高談闊論着。

林

所以囉，所以，我這個戲的名字，叫「春風楊柳」，是象徵着——

戈

（跑上，站在台階上或）開幕時間還有一點二十分，離開幕時間還有一點二十分，演員注

意，注意——（跑下）

狄

（站起來，預備到化妝室去，擦嘴）好像也是舞台這套似的——



林 你到那兒去。

狄 我去裝鼻子。

林 嗚呼！

狄 鼻子，鼻子。(嘆然而下，在燈籠裏翻動四柱，伏身在另一間桌子上，獨坐吸煙，苦痛而

萎靡)梁先生，你心

孟 (看了她一眼，不語。)

狄 (沒有等到答復，獨語)真命死人了！(下)

林 孟兄，我的劇本你看了沒有？

孟 對不起，這幾天！

林 你忙，我曉得，你看的時候，請留心一下，給安監監見。戲裏有個角色，叫楊小姐，你看

是蘇菲預合式呢，還是傅爾預合式？兩個人都各有所長，我覺得！

林 (自和台前進)滿意了，滿意了，下這末太爾，但滿意了。

孟 真的。

林 誰還騙你。明天的票都已經訂了六成了。

孟 怎麼樣那，我怕死了。我怕場戲，一點都沒出來，梁先生！

彭

（領上）這樂，老樂，你看，你看，這是什麼，這算他媽的什麼？一佈衛生褲子，穿著這粗粗子邊浪什麼公爵。他媽的這衣服怎麼穿的！我不上，沒有褲子我不上。

孟

（痛苦地把烟蒂弄碎，站起。）

（唐倩倩，麗菲，伍碧翠，大鐘上）

梁先生，你看——

倩

孟鍾，你瞧，梳頭的這梳子，我寧的這具一梳也沒有，什麼也沒有。我早就開始動了，要鉤針，要項鍊，要銀色的高跟鞋，要均色的發梳，要兩個銀波，要小披肩，要長統

黑絲綢手套，要一把十七世紀發給婦人用的扇子。要一頂翠綠的帽子，要……什麼都沒有，一梳也沒有，……（幾乎要哭的樣子。）

亮

（解釋的）也不是這樣沒有，這件那件的都預備了！

倩

預備了什麼，在那兒，那都是些什麼東西，別人捧場下的，發給我了，我沒那那末好欺負，哼！

梁

我，你原本沒有試，怎麼曉得不會用呢，况且在舞台上！

倩

人家已經試過了，我何必再試。人家看不上眼的東西就遞給我，你們大特兒欺負我。我知道，有人在背後弄使壞，賊心叫我在台上丟臉，我丟了臉她好過我，靈府出風頭，我——

蕭

你不要這末指齊亮子異和骨，臨在書地裏犯煩，誰會這樣說下的！

情

沒有錢就的就不用不折心腹，我又沒有說你，你住自己身上扯什麼。你！你明明說得說，

還——！

你說指你就指你。就是你，怎麼樣，怎麼樣？

亮

（排解）其實誰誰也是什麼都不齊全，誰誰經濟困難，誰備不了那麼多，只好大說！

三

你怎麼聽得，你怎麼聽得，罵罵罵，專搶好欺負的欺負，生什麼東西，也來欺負我，哼！

亮

停停——！

情

（這一氣，順手就是一擲）你——！

彭

（火明）你怎麼打伍大娘，你——！

情

你們都是一夥的，你們這變麼，嗚呼……（她抱頭大哭而下）

彭

什麼東西，居然動手打——！

亮

（含淚淚，陪笑）算——，算了。彭方。

彭

不行，怎麼能——！

亮

彭方！

彭

怎麼樣？媽頭？

幾什麼，沒什麼，這算什麼呀！

（匡奇，急上）

（狂怒聲）誰打人，誰毆打人了！他媽的簡直反了。要同大家鬧，打人，這成什麼話。他媽的大家都有眼睜，要算亦國裏，誰比得上。動手打，滾！

（沉重的）匡奇，不要吵，不要吵了。吵台兒還要上幹呢！我們還是爲了戲劇運動罷了。（伏案而哭。）

（衆廣然）

還是從何說起罷，這——那末我走了。蘇耶——

嘿——

林 明天中午有酒喫嗎？我預備點飯——

蘇 不，我有事。

林 那就改天，改天吧！

再見，再見。（下）

蘇 （走狗多算）老梁，能不能想個法子——什麼都沒有好，估我的箱子沒有乾，服發道兵也很可憐，我是送不來，沒一個人有把握，要是能抵住三天約稿——

五 這不曉得某會有人開玩笑，蘇菲，你記得，在剛剛開辦的時候，它已經預料到今天的情況了，這結果是可怕的失敗。

蘇 總這樣的失敗是可怕的。

五 你當初不是主張爭取嗎？

蘇 自然我們也不能說沒有錯，不過，老陸他——這個賊今天無論如何不上，我們大家去和

老陸商，我——

五 這話什麼，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老陸自然有老陸的打算。大不了自己打自己幾個嘴巴，就把事情給掩蓋去了。你聽他怎麼說？他打嘴巴，我們上戲，他臉打腫了，我們，我們的人也丟盡了，痛心，真是痛心。（下）

老陸呢？

蘇 到電影公司裏去了。電影公司攝影方法拍戲，他們說拍景拍好了，就拍一天，就是一二下地錢，要是我們這兒不拍，他們就要根據合同——

蘇 那倒不是拍好了，這兩天拍不到你嗎？

五 他拍的公司裏有案件對，本來想拍沒問題，他可以把我的時間空出來，可是老板不答應，要拍工人犯案這戲景拍好了。要我的好看。我他媽——

他辦的這幾年，只要像這樣子的演員，都被他們挖去了。我們辛辛苦苦，訓練演技，培養

演員，爲他們忙，倒倒壞了電影公司的演員養成所了。

錢 也是我們自己不爭氣，自

供爭氣。

錢 (默然)

(畫唱上)

錢 (熱情的) 嘿，老董！

董 (兩人握手) 好吧？

錢 董先生！

董 董先生！

董 我來看戲，買張最大的，趕來看第一場，這份誠心，總算得上一個忠實觀眾吧！

錢 看第一場，真了不起！合着聽的人，才不看第一場呢！

董 第一場不作數是不是？那不要緊，我可以連個不斷的看下去，一直到最末一場！

董 老錢沒送您票子。

藍

他票子倒空了，要等到一星期後，我那兒尊母及，你們今天上戲，我昨天的覺都沒睡好，今天的晚飯還沒吃完！

綠

可是我們今天也許要使你失望呢！

藍

失望，不會，不會，我永遠不會失望，你們也一定不會叫我失望的！

彭

藍那的意思是說——

魯

我們今天的戲也許不館上呢！

藍

（瞪大了眼睛）什麼？！

戈

保不定要退票呢！

藍

（半天講不出話）這一頓玩笑可開大了，觀眾——不會，不會，你們越那化好了，那戲！

藍

（憂鬱的）是還有問題，戲院的日子是老陰定的，上座也蠻好，可是戲的準備一點都不完

份，老梁始終沒同意，兩個人已經吵過一場了，老梁一定要上，老梁說什麼也不肯上，斷

突得很厲害，還不知道——

藍

那末，還有個是非呀，到底誰對，誰有道理呢？

藍

兩個人都有道理，絕對。老梁呢，是經濟困難，劇院的日子受限制，入班上的麻煩，對觀

衆

兩個人都有道理，絕對。老梁呢，是經濟困難，劇院的日子受限制，入班上的麻煩，對觀

象的優美。若果呢？是要求藝術上的完美，和反對粗制濫造。我們人窮無告，如何能經得起這種由充足——

老陳還前爲什麼不計劃一下，爲什麼把日子過的這末催促，爲什麼不預先把這瓶藥弄好！

他——

一句話，在這環境裏，就只能做個樣子。

蘇 就只他聰明，只能看出那點小點，只能預感痛苦，痛苦，永遠的痛苦。

（脫衣弄之）他聰明，聰明的大，還有什麼化的勞動，那一切都合現代化邏輯，先那有

一個現代化的圖案，我們吃著，就爲這進一個現代化。

次 製了，我們那即平得無古少別，我這那生，你這重去，怎麼，我們那這打不打？不跟

日本鬼拼命一下，就完亡了，就什麼都完上。

區 只要政府決定一行，只那而整一筆，一時間的也不死在路邊，也不是人在受受整的。

蘇 我們那這路邊，昨天是一點去，到那有式子的無路上一路結束，路邊！

區 與其那被整，就不如推一推，這樣！

蘇 不抵抗已經那人的心都推走了。



蘇 藍先生！

穆 葉團長。

藍 什麼時候「打」，怎麼樣「打」，我們做軍人的，不必知道，也用不著知道，這原看最高統帥部的決定。不過我敢說，只要一旦命令下來，我們一定會預必死的決心。階位藝術家，倘且有這種捨身救國的精神，我們那人那能不夠粉身碎骨的志願！

戈 好，葉團長！一定會有這一天的。

母 （自門外上）怪，怪，怪！

劇 真是怪事——呀，盛開英——怪事。你們留心沒有。從昨天晚上起，門口就有一個女人徘徊，我們已經發現了三四次，現在又——

蘇 什麼孩子？

劇 下濟用，看不清楚，你一注意，她就走了。老實說，倘有幾分幾十年前的社評——

藍 誰？

劇 社評是社評孩子，我也沒見過，不過看樣子。不——

蘇 爲什麼？

你，杜若蘭在以前，是有名的演員，那種體態音容的印象，到現在我們的心裏還很清晰，當年的——

在嗎？

剛到在門口，現在也許還在——

我去看看。(急下)

不會是嗎，這天大的雨，怎麼是來了，不進來，在門口徘徊麼？

翠翠，你記得嗎，軍報從軍的那天，我們在後台，就像今天一樣，在混亂中繼續進行，若燕的歌聲美聽，現在想起來，真像是一場夢呢？

張翠就在那天晚上走的。

唔，爲了江先生把她的身世寫了個劇本。

十年的日子不算長，人世的變幻却大多麼大呀！

隨着冰霜積聚着，我彷彿又回到當年那些痛苦的日子裏了。

(遠聲) 哈，「西園夜話」，也已排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歸來」的歌聲呢！

對了，「歸來」的歌。(嘆氣)

.....

（默然）

（藍頤上）

藍 沒有人，要是沒有這末巧的事，在我臨來的時候，他也回來了，那個真苦差遇呢。  
而那天誰誰說：「人生何處不相逢。」

藍 怎麼的，連你也這末感傷起來了。（稍停）若誰這孩子，不見他已十年了。

藍 我願陪他回到上海了。

藍 要是能够遇到，大家就發奮，那又多好！

藍 有什麼好，不過多一點快活，多幾塊錢銀錢罷了！

藍 你可不能這末說，幾年花骨，越趨的進步，越趨的進步，越趨的進步以外的。

藍 進步呢？

藍 自然罷！

藍 也許是，要他對民族的解放有點幫助，那就好了。黃翔，我愛慕你，記得你臨走的時候，

江先生非常有自信的說，「他敢決不會使我們失望」，現在，你果然把整個生命獻給國家了。

董

你們呢？你們這些輩下的，不是對國家更有用嗎？我相信總有一天，你們對國家的貢獻，會比我大得多，比我強得多的。

彭

但願我們不辜負你的期望。

蘇

（素英與一記者同上）

（那容枯槁，顯然是幾度凌辱，強打精神的樣子，）進座了，請座了。所以說，對黨是可愛的，這本大的話，屋裏湯裏，難得捧得。這是一番盛情，就是這困難也得支持，這話，哈哈。我們自己雖然是一場相爭，可是這錢不隨得，這個用不著步自非尋，這話，說說說三個人，何須有話信譽。別的不說，精神正邪，再正老胸襟宏闊，似底相接。哈哈，彭方，來，照你講句話。（彭方一聲不響的走到他的面前，他語氣一轉，莊重而誠懇的）公司裏去講了，我說之以人情，勸之以利害，委之以交情，求之以道義，哭一回，笑一回，硬的水，軟的土，老板總算答應了，不過，老兄，你又再委曲一點，我答應了十一點半交人，這這兒取一下，就得到那兒趕天亮。果是累一話、年歸人！

彭

我命不賤了！

董

上午八時到十一點，四個個頭賞給你腫蛋，沒道理，沒，這年頭人，哈哈。說子，你隨我的兒子，有點不聽使喚了，（湯寒寒）恩，啊，恩，像是喉嚨已經不是我的，委在大門

外面了，（潘曉蘭）嗚，叮，嗚，一落夜，種子子就乾，連葉伴成燒短！

不識來往！

潘 知道，我知道。小弟弟，你的困難我都知道。

潘 （嘆氣）時間時間還有四十分，離開時間！

潘 會好，沒有？

潘 合上——

潘 好的，我來，就這水吧，將身。老實，坐坐。（急下讀聲聲。）

潘 歸來一來，可修就修了，他的這就是什麼生活，這算是什麼生活——

潘 只好大家拚命了。

潘 （喝了點酒，嬉笑的）喲，潘小姐，看你不比，人小說兒倒大段！

潘 （羞惱的）這是什麼話！

潘 臉紅了，哈哈，臉紅了！

潘 王先生，開開玩笑。

潘 嗚。潘小姐。這次會量的時候特好，怎麼樣。不會呢呢

潘 翻話。

魏

你不知道，爲了這糾紛，鄙人這做經理團了很大的盛拉，他有他的辦法，他，屬於老師

魏

派，彷彿，哦，蘇小姐，你和我談到這，有什麼過不去嗎？

魏

沒有什麼，不見得麼。這不礙好不好，明天中午十二時，大馬路新亞，鄙人作東，就請魏小姐作陪客，開席一番如何？

魏

我！

魏

我沒有功夫！

魏

（不悅）在大案子，是不肯賞麼？

魏

說實在沒有空。

魏

那還是見外了，豈不，一定是另有約會！

魏

是的，是另有約會。

魏

什麼姓的的呀呢，可得問問乎？

魏

王先生。

魏

那一位先生，這大大的請單，我們可以知道嗎？

魏

王先生，請你！

記 讓我在報上給你宣佈宣佈，好增加幾位觀察，是不是！

你——

記 我怎麼樣，不發安檢，對不對

董 (早已氣憤，更無可忍) 你這位先生，怎麼越來越不講道理，人家一個一接——

記 (反臉) 這話你有什么相干？

董 那是天不許的事，不過我這個人，天生的一種運氣，要見什麼人，看將不順眼——

記 怎麼樣，你就怎麼樣——

董 怎麼樣，揍你——

(董漸漸走近兩脚。)

記 (挨了幾下) 打人哪，打人哪！

董 你算喊！(頓上去。)

記 (拉住他) 老董！

記 (已退到一邊) 好，好，你姓什麼，是漢子姓——

(辭意換，文保，大鏡念上)

董 怎麼了，怎麼了！

記 好，好，老陳，有你的！我記住你！

藍 拉尋風團團無題，我是姓周榮，你找尋好了，我叫藍行，在陸軍部八十七師服務，你——  
有數，老陳，好，好，好！（下）

藍 這小子，我非得去請他，叫他明白！（追下）

藍 好了，又，我困難，這怪賊又上在我的頭上了。不管你是八十七師，還是七十八師，總歸是姓周榮的朋友，一點辦法都沒有，說什麼也逃不了，又多了個冤家，冤家又多了——個。

文 （走近他）老陳，這理事，不必去帶，帶是沒空暇，差李陸棟，說要開會了，怎樣說呢！  
藍 怎麼！

文 到現在請其周漢屏，公幹的資料，不能只讓成行，子巧！

藍 不是已經回好一套了嗎？

文 本來租好了，不過去縣署裏臨時來談，不僅是上次的賬，還清清，而且還有項，這次賬左付押租，合計借付不了這數限。

藍 多少？

文 不行多少，今天也來不及了。



今天只好穿這件囉天衣！

這件小官服，而且上頭，還圍着棉，地氈，台布，古玩，花瓶，不是款式太新，就是顏色不對。而且眼望，演員都紅臉脹氣，彷彿到現在還在後台笑，不肯化妝。悲慘！

啟！

說句良心話，這個戲今天實在不能上！

良心，良心，你現在跟我講良心了。

整裝，你這份自信！

憲

可是誰相信我的！今天的風，非上不可，不上，那豈不成了笑話，而且票房的款早已用光了，早已不來作生活費發給，空了。要是那裏的話，錢從那裏來？誰肯把生活費退回來。

那末，昏了，不能張羅，飯又欠領，是我陳德祥欺詐取財了。你們可以去請良心，請醫藥。

我陳德祥請一幢房來做官的。好，好，我吃官司吃上幾架了，落道羅，只要你們良心轉得過去，我就吃官司好了，哈哈。

老陸，你請這種話簡也是多餘。

憲

我多餘，我是多餘。我，儘多餘，而且還說，我是還蛋，就是你們是大感得蛋，大演員，大導演，我陳德祥一個人還蛋！

匡 沒有人進來陪你，你何處去？

憲 我知道，我心裏明白。你們把我當作廢人，我食不好，睡不好，我老傷風，我不是瞎子，我聽憑不是瞎子。不上校不上好了，我是罪犯，我是流氓，我是傀儡。

文 大家去陪飾，只二十分鐘了，不聽聽他的，他瘋了。（下）

憲 （搔頭，搔奇，小走，大跳，帶小姐下）

侍 （一個人狂吼）他瘋了，哈哈，我瘋了，我瘋了什麼，爲了這錢錢錢，爲了兩個，爲了同仁的生活，爲了遊戲，……BOY！來杯冷開水。

憲 謝謝，那也請個小氣了，隨身的票子！

侍 （自怨自艾的）整整三天三晚沒合過眼。

憲 那也是，太辛苦了。

侍 （他喝了一杯冷開水）人心比人心，只愛人愛得最厲害。

憲 （感慨的）嘿，不爾你記，我在戲院裏幹，也近十幾年了。我見過的世面，在這一行裏，非常不少了，這這兒這兒這兒的老板！

侍 我不是老板！我於我們劇團的主持經理事。

憲 不，這是一般的。劇的經理，我於不說叫領班，那說了得。那領班式，那說得人的態度！

憲 你不能把我們和京腔班子比。

侍 那還不一樣嗎？左不是要玩鬧見好，你們這種話劇，比那些西皮唱，一會兒自然聽多了，你們沒板沒眼，純粹是一種化學的意思，我懂我懂。

憲 你一點也不懂，告訴你，我們這是一種試驗，是一種文化事業，是——

侍 都那麼說的，左不是——

憲 好啊，好啊！不管怎麼樣，有發這志一個人，那怕是什麼也不懂呢，他總覺得我的苦處，我也足以自慰了。

侍 啟情是；那來一杯冷開水吧，我給添加點水。

憲 謝謝。

侍 左不是心裏着火，惹起心裏的火大發啊，我這——知道。（他拿給他）

憲 謝謝。

（黃箱箱一女子）

重 （驚愕地）嚶，老陸，你看這這是誰。（還是杜若燕，十年前的小妹妹，大眾情人，最靈熱情的女演員。十年流離生活已經在她身上留下了最悲情的痕跡。憔悴而長壽，好像是最

怕見光尤似的。總站住看見既情若有所失。當年的豪情勝概。早已被歲月的利刃磨光了。現在帶上台來的，是一個殘廢而衰弱的面容，一灘鼻涕，頭上淌着水，有着世化子錢等開心的主人拉上最豪奢的消虎狂瀾的表情。）

意 (感動的) 若燕，是你，這能是你——

燕 (苦笑無言，避讓。)

意 果然是她。真會起吧，我方才道出那情那景去，竟就的碰見了她。多少年了。若燕，又碰  
到，真竟碰到了。你方才會……若燕，你真不認得我。這個大女子認得了嗎？她不是我確  
信是你，我們又錯過了，若燕，若燕！

若燕 這些年你在那兒，幹些什麼，怎麼樣生活，你——

燕 (拉了一把椅子給她) 你坐呀！

(若燕坐而不能在那裏的人家的好意似的感覺坐下。)

意 你呀，你呀，全那世時候，告訴我們，等一等你就會明白，就是那老朋友，老朋友又見面了。哈哈，若燕，若燕！

若燕！

(若燕站起，發怒。)

【本說。】

燕 若燕，你怎麼不講話……（感情的）你有什麼委屈，哭吧，哭吧，哭出來吧。像當年我們在一起似的……（沈淚）若燕，你這哭的力气都沒有了嗎？這兒，你看，在老舅女面前，你儘量的說，說出來，那兒難受，那兒委屈，睜呀，說，難道我們不是玩在一起，睡在一起，笑在一起，哭在一起的老朋友嗎？若燕……（悲痛）

燕

（劇務上）

劇

（低聲）陸先生，導演召集演員談話了，文儀叫我來催你快去。

燕

（跳起來）怎麼？

劇

慢……慢的很。（發現若燕）哦，就是陸，從昨天起，在門口徘徊的就是她。

燕

（向童霜）等等我，就來。……我去通知他們，若燕來了。（急下）

（劇務隨之）

童

從昨天起，在門口徘徊的是你嗎？若燕，現在就剩下我們兩個了，說吧，你不是生了病吧？

燕

不才沒有

靈 碧雲，青睞我，捐一切告辭我，等等他們就會來了，昆秀，亮敏，雲輝，還有文儀，他們都還在，他們就來了。

燕 (茫然四望)

靈 (你怎麼……) 努力回憶想恢復過去的記憶(你知道嗎，若燕，這些年，這些年日子，我似乎天天都在隨着你的那聲，你的——你聽，是什麼人在唱，在唱了。……)

(穆小姐在背後嗚呼來函。)

Insensibility

Insensibility

(若燕催促，失神慌張撥方。)

(歌聲隱逝。)

靈 (親情的) 我想還是——走了的好。

靈 (大跨的) 什麼——爲——

燕 (茫然) 不必打擾他們，不必——沒有好處的。

靈 亦，不，他們——

燕 你還記得小靈出走的第二天吧，你對我說，那個戲院的女主角，一定會製造更好的悲劇，

現在，你說中了。

你——

燕

喜了我，喜了我吧。歷史不會再來，歷史是留不住的，用不濟說我，用不濟了。……

再見。（急下）

張：若燕，若燕。（急追下。）

（侍者收拾杯碟。）

待

（若有所思的）說的好聽，不會再來，不會再來了。……哼，不會再來，當年跟燕培植率，燕，死了，死了，現在是這些文明新說，又是一個朝代，又是一個朝代了。

（陸靈葵，伍廷芳，文儀，孟廣，尾河，彭方，及武鏡秋總等陸續上。）

匡 在那兒，在那兒！

秀 纔在那兒？

靈 嘿，奇怪！K，那個先生和一位小媳呢！

侍 走了。

秀 走了！

待 不會再來，留不住了。

匡 有什麼別試，你。

侍 是那位小姐說的，叫忘了她，忘了她吧！

亮 我去道。(急下)

匡 怎麼這來奇怪，這來大的風雨，夠寒了，又去了。從昨天晚上就在門口徘徊，風吹，雨打

，不敢進來，也不願意進來，既然進來了，又怕怕的——

慧 這就叫暴風雨中一個女性，(滑稽的)可惜我不是個作家，多好的材料，哈哈。為什麼我

不作個作家，却作商人，做主任常務理事，被人罵得一錢不值呢。我也怪！二十幾年啦，

我開始幹戲，非這悲傷的時候，有珍藝術家還穿個短褲呢，哈哈。

文 做話少說句吧，開氣的時間已經過了五分鐘，到底——

慧 開幕，開幕，馬上開幕，誰敢不開幕，誰敢說不開幕。

孟 (苦痛的)你知道，老陸，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是事實上——

慧 事實上已經賣出去，不能不顧我陸某的體面，不能不顧金銀錢。怎麼呀？

孟 但是同時，我一同要提醒你，我們也要感戴的良心。

慧 我不怕臉面，我沒有良心，好不好？我退步，我出賣臉面，我天誅地滅。好不好？

孟 你如果放賴，我自會沒有話說！



孟 是呀，我欣慰，我高興，我感激！——

孟 我在半個月前，就通知你，日子短促，裁辦不出，你爲什麼！——

憲 我也會答復你，團體淡沒，一個裁辦半年經不起！——

孟 事實上我只要拿一個禮拜。

憲 一個禮拜就等於半年。

孟 什麼邏輯。

憲 我不懂邏輯，不懂理論，可是想秋在給圈子却是事實，——既然所有的困難都知道，你爲什

麼不分晝夜的趕！——

憲 這話我不承認呀，陸先生。

孟 （對天大叫）我這孫子，我是衆人的孫子！——

孟 你不必用這種樣子嚇唬人。要開蓋可以，幕一開，我要站在台上對觀衆講話，我不認，這

數不是我排的，我並且保留賠償名譽損失的權利！——

孟 還要怎麼樣，還要怎麼樣。

孟 誰位演員，請位工作同志，我很抱歉，我對不起離位，我應能在這末短的日子裡把戲排好

，我也無能催促各部門的工作，我！——

意 孟輝，求求你，求求你。

福 我現在只要把上演日期推後三天，但是演出者不答應。我非常傷心，傷心的很。我想職位是有經驗的演員，想來一定是都有把握，現在是——我們根本已經用不着導演，導演的地位已經等於零。我不問我是你們的導演——

章 孟輝，小弟弟，從你深謝幕的時候起，我就是你們的老大哥，你現在就讓我這一次，你——（突然跪下）我當家給你跪下——

孟 誰幹什麼，——這（頓足）

章 （膝行再謝之）孟章，你是——的祖宗，我給你磕頭，我——（他頓頭）

孟 （狂態）這算什麼，你們大家誰看見的，這——好，我不管了。（跪下）

（表默然）

（有感歎聲）

孟 （頓足）我實在受不了，實在受不了。

章 咳。（頓頭）我們這班人，究竟爲的什麼呀？吃苦，挨罵，朋友變了冤家，爲生活嗎？我們過的生活多麼苦呀！（下淚）

（有人自外跑入。）

人 你們誰說了沒有，世露昌殺了人！

彭 (衆人同時的) 什麼？

匪 胡說八道，昨天還看到他的！

人 一聽不胡說，我已經去看過，尸首都停在警署候屍室。是昨天夜裏一點鐘，吃鴉片癮自殺的。

憲

文

(大笑) 死了好，死了好，假似我們這些活着的，活着受氣，活着！  
開幕，開幕，舞台上準備，演員準備！

(衆跑下。)

(台上只剩下陸憲侯一個人)

(風雨聲)

(陸憲侯獨自浮淚。)

(遠處的一聲二鑼聲。)

(司奏曲忽然停奏。)

(憲侯畏縮向伏案上。)

(伍身走上。)



覺 對待起大家，我穩穩摸摸說有一千個不好？二十年來了！（他講去）  
醒吧，醒吧，簡直還是個大孩子。

（前方熱鬧的拳聲。）

憲 （驚駭）什麼，幹什麼！

覺 沒什麼，是前方敲拳。

憲 （面現寂寞的笑容）他們敲拳，敲拳，只聽得敲拳。他們那裏知道這拳案裏面，隱隱藏不  
多的辛酸，隱隱這更多的血淚。一批人來，一批人去，多少人受驚，多少人淒涼的從那  
些好奇的拳案把這驚高記。雲霧走了，終是會被人忘記的，死——後，這夢一樣的，（直  
要倒死為止。敲拳，哈哈，鼓……）（完全醒去。）

覺 （悄悄用一件衣服蓋地蓋起）

（燈漸暗）

第五幕

人物

陸麗娘 伍覺榮 章文儀 蘇菲 匡奇 彭方 林小漢 梁志輝

江詠 其他

時間

距離開幕兩年後，八月十三日下午。

地點

上海法租界某劇團排演室。

景

顯然是一個劇團的排演室，左右及正面後方靠右，均有門，左入口，右通事務室，後右通房室，後方靠左，為一特玻璃窗，可以望見上海市街風景，板七呎八地堆滿佈景板，大小道具，衣包，雜件之類，這中間一張長沙發，裝飾複雜，一張用來的枱桌，特別引人注意的，是貼在壁上的一張海報。

|    |    |   |   |   |
|----|----|---|---|---|
| 不願 | 做奴 | 中 | 劇 | 全 |
| 來！ | 人們 | 會 | 者 | 戲 |
| ！起 | 國  | 協 | 作 | 創 |
|    |    | 作 | 創 | 作 |
|    |    | 衛 | 保 | 橋 |
|    |    | 溝 | 蘆 |   |
| 演  | 會  | 喜 | 工 | 戲 |
| 出  | 大  | 研 | 作 | 創 |
|    | 題  | 日 | 三 | 月 |
|    | 院  | 戲 | 大 | 乘 |
|    |    |   |   | 逐 |

下午四點之後，斜陽映在窗上。暮昏時，小生裝束的彭方一人懸空懸掛在沙發上，抽  
 烟看報，遠遠的市聲，電車鈴聲，沉默。

（估起來，不耐地走到後園，站定，咳）老王，老王！（沒有應聲）媽的，全走完了，把  
 我一個人擱在這兒看家。（從新坐下，看表）四點半了，一個鬼也沒有來，（把香烟丟在  
 地上，用肘拭淚，走到電話機旁，撥電話，沒有人接。連蹙之色，再撥）哈，張家，卡爾  
 登，對不起請你叫後台梁玄璋，什麼！沒有人？那別人也好，什麼？（罵）在演戲怎麼  
 會沒有人，什麼？不演戲？停演了？為什麼？打比了演戲？（想起來）打起來了？喂  
 喂！我彭方，彭一方，對了，不敢當，怎麼樣？打了沒有？快打了，（洩氣）那為什麼  
 ……對了，燕飛險院的「保衛漢溝橋」怎麼樣？今天演不演？演的？……哈……（迅速  
 打給，對方已經掛斷了）呸，要打死了，瘋癲婆的老王也跑到街上去打聽消息，却把我擱  
 在這兒，媽的，他們多熱鬧，全個合演「保衛漢溝橋」，（又抽烟坐立不安，打定主意，  
 拿起帽子來）我不管這些東西，反正沒有人要（正要出外，急促的腳步聲，停住，聽來的  
 是翠文儀和蘇菲，蘇菲比前豐腴也濃塗了一點，兩人臉上都帶着興奮的痕跡。「攔門」  
 什麼，一個也沒有來？

彭方

（冷清的）鬼來！

蘇 我們怕過了，拚命的趕呀！

文 (看見彭方有怒色) 怎麼的？要走。

彭 (猶有怒色) 這簡直是跟我搗蛋，要我就在這兒招待，四點鐘，現在是什麼時候，別說沒

有江涵先生的影子，別的鬼也沒有來，你們大家熱鬧，直衝胖子球：「保衛紫北」，「保衛渡溝橋」我呸，守在這兒保衛這些牛什子？

蘇 嘿！這你發誰？「渡溝橋」本來就派了你角色，他兵調得慢，你嫌沒有動兒，不肯演……

彭 (氣稍殺) 那又有什麼辦法，影片公司不讓演，連——連夜的趕戲。

蘇 別的大明星也趕戲呀！呵丹扮了傷兵李立功，一共三句話。

彭 (受了刺激) 你，這是什麼話？你以為我不聰明，聰明是架子，以厚，對不起！這些話正好奉送給你自己。

蘇 我，我這次不演？張大娘，也是一場戲。

彭 (把留子丟了) 嘿！方才聽說，卡爾登的戲今天停演。為什麼？

文 爲了要打仗呀！全上海的人都停着耳朵在等消息，誰還有心情看戲。

蘇 真的要打仗？這一次。

文 差不離了，昨天晚上兩北日本人已經撤退，此期虹口一帶很緊張，說不定一下子就會打起



來。

好！大家不用演戲了！打！打了再說。

呀，小彭，你的話又錯了，恰恰相反，昨晚江涵先生說，打起仗來，我們的戲劇工作更重要，我們要在這次神聖的抗戰宴會，創造出我們的新戲劇，我們的劇場就在戰場？

江涵先生，他昨天來過了？爲什麼不通知我？

那是臨時的，他突然跑到舞台來，跟大家說了打一練。

今天一定來？

一定的，今天的會就爲了歡迎他，不過也許遲一點，此刻羅洪先生到西北去了。

西北？

可不是，聽說這次守西北是八十七師，董穎就在八十七師當團長，所以留也留不住，一定要去看他。

（想起了什麼似的）哦，老章，今天的會送了老章沒有？

既然用戲劇界全體的名義，我想應該是通知了的。

我問的不是應不應該，而是通知了沒有？

那，我就沒有留心，亂慌慌的，大意致都是口頭通知。

蘇 誰開的名單？

文 大概是小梁。

蘇 孟娜？（想了一下）那恐怕就不知道他咯。

彭 他們兩個還沒有和好？

蘇 唔，上次在舞廳上碰到了，彼此都沒有招呼。

文 （臉上掠過一陣陰鬱）其實呀，這都是孩子氣，大家爲了錢，吵幾句有什麼關係？

蘇 老章，你去帶通知一下好不好？

文 等一等吧，也許伍大姐已經通知了他。

彭 （笑）我說：真不知道這次會是小梁召集的話，請請他，萬一不會來的。

文 （扭轉談話圈，對彭方）小彭，你最近碰到老趙沒有？

彭 常碰到，但是沒有談話。

蘇 陳鏡很消沉？

彭 那到不見得，手上的戲沒有完工，這佛月初文跟新麗公司簽了三部戲的合同。

蘇 看樣子，大梁不會再幹戲了！

文 （不語，許久之後）那鏡正快被賄一盤，砍了半道，這就砍不掉的。

（突然，轟然的大砲聲響，在一瞬間人們完全停止了活動，但是一聲之後大家立刻恢復到這是什麼一回事了。）

放砲！

打起來了！

（三人一起跑到街口去看，遠遠傳來的市民歡呼聲，接着又是駭駭的砲聲。）  
蘇，這聲音。

（以一種演員特有的富於節制的表情和姿勢）啊，終於打了，終於打起來了。

（文儀穿浴褸上市民歡呼的聲音，感激無量之態，）曾不謬。）

啊？有人在放砲外！

我去買！（正要奪門而出，興奮的區奇致浩工竣，一千高舉對外奔入！）

打啦，打啦，朋友們！（大砲聲）這是長旗，解放的喜砲，讓我們狂歡，讓我們到戰場上去放炮，蘇菲，你高興嗎？

（也不自禁地忘記了差不多已成習慣的鑲鑽，奔上去拉住區奇的手）我，我真的高興死了！

一點鐘之前我還在舞台上極効果，用大鞭來代替大砲，可是（小時之後，抗戰的砲聲真的

響了！朋友們！讓我們發情的呼喊，讓我們僅情的高唱！（唱大聲地）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逼迫發出最後的吼聲（不禁手舞足蹈，蘇菲、彭方和耀）

起來，起來，（拉彭方和蘇菲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去拉文傑）

屠戮敵人的烈火前進……（看見文傑默然坐在椅子上，一邊看腕外，一邊流淚，立刻停止了

歌唱）

張老章，爲什麼？（彭和蘇菲也停止了）

（站起來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擦了一下臉頰）沒有打過……沒有什麼，我，我太高興了！

（用手抓頭，問蘇菲）我沒有講錯什麼話吧。

（微笑）沒有，沒有，我的確是太高興，太興奮了，我們幾乎看到了這一天（腳踏地）終

于看到了這一天，我們再苦沒有白吃，我們的力沒有白費，（禁不住又激動起來）要真是。

要是在舞台上的那些頭左側也能看到這一天。不，要是他們在地下也能知道終于有了這一天，他們一定會眼目，一定會和我們一樣的面與的。（鑼罷了，一段話又不發流落了）

是，（親沈箱）我望了你的寬息。（短笛的沉默，砲聲，沸騰一般的號外呼聲）

文 （看了看天色，張作一下）不早了，為什麼大家還不來？

蘇 （指台下）你看，臺上擠滿人，走路也很不容易吧。

彭 囉，那不是古輝。（指舞臺下門口）進來了。

蘇 江先生在一起。

彭 （擦粉）那一位？

蘇 我去找他！（奔出門去了）

（彭和寬兩個人進門門口，魏志輝隨着江瀟登場，蘇從從江瀟手裏接過他們的歌大衣，跟在後面。江瀟兩聲已派，姿情猶昔，老輝加了一副眼鏡，比前消瘦了些，但也顯得比前更瘦了些，江瀟（推門，我和文儀握手，嚙之以熱烈的擁抱。）

文儀！

江先生！

江 （相視而笑，對珍儀之後，雙手按在文儀肩），文儀，你憔悴得多了，幾年一定很辛苦

苦。

文 (感動) 沒有的事，看你的頭髮又白了許多。

孟 (看見彭方很恭敬的站在旁邊，連忙介紹) 江先生，這位就是彭方，昨天晚上跟你講到的。

江 (熱烈的握手) 喂！我早在影片上看見過你，哈哈！

彭 (不禁有點羞怯) 那太不成話了……(動靜地) 從小就拜讀先生的詩，可是到今天就一直沒有見你的機會。

江 今後合作的機會，可多得很呢。(用着捧才的臉色望着他，回頭來對孟輝) 隨後核不共有幾分像老頭嗎？

孟 (笑着) 有點像，個子小了一點。

江 為上海三年多了，看見老朋友們描寫的奮鬥，老朋友們不斷的成長，我感覺得高興。

蘇 江先生還犯坐。派先生沒有回來。

江 多謝蘇小姐。他興奮得很，一定要回去替報館理一寫文章。

孟 (對大家) 今天的會，性質有一點改變，抗戰的團已經擊了，方才幾幾位朋友談了一下，覺得要趕快把已經組織了的「流動演劇隊」開上戲去。

匡 對，要快，最好立刻就出發。

孟

（想點什麼似的）唔，整派沒有來過？

文

一卸班，聽說到各處去通知人了。

孟

（對文儀）歪貼兒忘丁，你們通知了老陸沒有？

彭

（有點意外）誰？

孟

老陸呀，陸憲拔。

文

您沒有叫陸翠去？

孟

沒有，可是今天非請他來參加不可。

江

（點頭稱是）我們戲園界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傳統，就是會請陸派，沒有這陸派，話劇就

不會有今天。

孟

文儀你知道他家裏有電話？

文

聽說上個月已經裝了。

彭

也許在廠裏，我來打。（連忙提號機）喂，那家？新新影片公司？請陸先生請電話，陸憲

拔，對了，什麼，出去了，你去找一找，陸憲拔。

——（正在這個時候，陸憲拔一手牽着他的孩子小毛進來，晃悠悠了一大堆錘台用具之類

，跟在後面）

董 (滿面春風) 請大家注意，不用錢了。(大家注視着他，孟輝迎上去，二人熱烈地握手)

委 舊來的正好，今天的會非你來主持不可。(大家鼓掌拍掌祝賀道「銅鑄面」)

盛 主持不敢當，但是，我非到不可。

孟 怎麼通知了您？

盛 這樣的會，不通知也是來的。

江 在這兒，老陸。(突然地大笑)

盛 (驚喜) 啊，怎麼我沒有看見。(跑上去，握手，繼之以擁抱，然後食飽地壓着他)

江 這還是那樣年青，愉快。(拍拍小毛的頭) 快，叫江伯伯。

老魏？

江 老四，小毛！又名「陸雲煥的翻版」。

董 那我說沒有見過。(親他) 日子過得真快。(這時鐘聲敲到了一些人，林小雲在內) 這幾年，你們太辛苦了。雲煥，你還比我多高興啊……每次在報上看你們消息的時候。

(更心得意) 這都是各位朋友的功勞，我陸雲煥沒有什麼加開，也不會講話，但是我可以賣命，只要大家需要我，我一定跟着大軍兒一起走，一起走……



江 孟

人……差不多，江大哥給大家講幾句話。

不，我沒有話講，一條戰線上的朋友，能永遠永遠地在一起工作，今天又能發一槍火重天的與敵相見，我真說不出的高興，我……高興得說不出話來，臉都紅了，時間很促促，我同意……魏老弟的提議，立刻組織七七演劇隊，把我們的抗敵劇團……

……（大家拍手）

（天聲）我完全贊成。

（以有示意制止之）

當然，上海這種地方，也是最重要，前線的兵士，後方的農村，二隊，要求能……打這個戲團兵團的志力。（停頓）

劃了，我們應該把力量分配一下。（不置聲地……）（天聲）可以上前線，總前線的儘量的到戰地去。一時不能離開上海的，就是我們大總隊的後方留守。

我一宗要去，我們已經有二十個人。組織了一隊。

我也要去，匡奇，我參加你們一隊好不好？

我們也組織了一隊，並輝是隊長。

優，關於任何組織……

「這小錢還了，只小手錢還剩着，夠買兩碼呢！」

「大家別管，七張八張了，錢，激發派思不難！」

小錢你參加我們這一隊。

江 (親切地對雲英) 雲英，你家裏太重，怕一時不能開開，那麼，你就在後方的留守……

雲 (與雲英對話有話帶抖，站起來，留雙手制止了大家的喧嘩) 朋友們，方才聽了江大哥的

話，我非常慚愧，(停了一下) 兩年來，我很清沈；我很苦痛，我好像已經漸漸的離開了

大家……(停了一下) 但是，今天本大會看得起我，我必須在這許多朋友中間，我不能

離開你們，(感傷的聲音) 朋友們也不許把我排在後方。(大家覺得意外) 我今天出門的

時候，我尚人正在生病，說告訴我，給留留一個座位。(曠問的沉默之後，大家鼓掌) 我

能不及過嗎？我不能不在後方，我要跟大家同去……

匡 (站起來抱擁他) 好，不過是我們的陸大哥

文 雲英，你不用……

雲 (禮貌的用手從懷裏掏出一疊紙來) 對，這……共生三張合同，上個月跟電影公司訂的，

現在，(把紙撕碎) 我一定跟大夥兒一起，我一定……

小毛 雲英，願也去！我也去。





盛 喂，喂！，我方才的話沒有聽得。

江 什麼話呀？

盛 我對孟輝有一個要求……

江 要求什麼？

盛 （用手指著）覺翠，文楓，這兩位一定原壓坐在一起；（對傅二人）好嗎？

江 （興奮地）好，一定的，誰要壓下命令。

文 （愉快地從一推道具中找出一塊白布來）就這麼定了，咱們走「敬上酒前第三條」，江大

哥！這算是隊旗，請你照字。

（燕菲興奮地拍掌現拿過來；江派蓋幕布，大家向燕菲歡呼，狂舞，落成一片紙塵）

（外面大砲之聲不絕。）

——幕終——

## 後 記

今年九月七日，是雲弟四十初度的日子。當日朋友們在各報刊預發了幾回憶懷感之類的新聞文章，其中夏衍在「新民報」上寫的一文說及假如要以一個人的經歷來傳記中國新與舊的運動的歷史，那麼雲弟正是一個最適當的人選。朋友們對這建議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中午之後我夏衍說：「批評以來我們牽連過新聞界，歌頌過教育界，因為他們在抗戰的宣傳教育上都盡了常人所不會預備和估計的力量。但，我們戲劇界呢？我們不想讓別人，沒有提到我們的工作，但是我們自己覺得走完了一段艱苦的路程之後，我們也該回過頭來看一眼這二十幾年來的足跡，我們原來寫一個戲吧，戲名就叫「劫後春歌」。……他說。」方子和于伶感了，他也非常興奮，我們三個之外，還有什麼人呢？中國藝術劇社上了「杏花春雨江南」之後，就沒有說了，「雲弟說不能錯過，那末整個人起一程，這題材是容易引起每一個人的寫作興趣的」。

立刻，我們就想起了白塵。要是他在，四個人一談就放勁了。可是他還在成都，時間的限制又不容許兩地有條不紊磋商的餘裕的。接着就找到了于伶，下午一同出席了在「中青」舉行的雲弟四十慶生座談會，我們聽了說說先生和于農兄的懷舊談，想寫這個戲的興趣更濃厚了。這時候于伶之弟亦忙著「中劇」的行政工作，夏衍也正在計劃另一個劇本。但這要寫的簡劇是不容許放過的。「在沒有時間中分出時間來」，這是我們的口號。最初是鼎生執筆，這已二十一年來



那極要緊消去，快竟死死了，是的。總是有被人害死的，可是，誰是被害了的，誰不是害的人，他們的屍骸，鋪了一條道路，不難見這些人的屍骸，中國新動盪動盪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地的。是的，我們要感謝這些人，不罵負罪人，我們是打算遺留這些人的。

歐，開始於五四之後，結束於八一三抗戰之前。最初，我們是打算做着一個人的，但，結果，是迫使我們不能不改變計劃而適應這一群人了。我們選擇了一個故事，而在這說講的故事中間，容納了我們的心態和形勢。朋友們，要緊緊某一個人，其結果一件事，這努力會是口說的，甲中有乙，乙中有丙，這一家人中間，我們是計劃活活容納了幾行大家的房頂，失敗，完結，那時候，是處，和轉動的。

從開始到歐戰，我們化費了月餘的時間。日子很短，難得太多，但是我們自己，却感到在所謂「集體創作中」，還是較困難，能認真，也是比較的合作編譯時一次。歐戰是發展的。但故事複雜，人的性格，情節複雜，却完全出於強迫的合編和共同的創設。我們寫到最後感到若平的長篇與歐戰，其心實不存于寫成了這一個脚本，而在于我對這三個題目一即不論任何謬誤，而給予這在短期中與草草一點畫面來的雅氣。雅氣，是的，沒有這一份雅氣，也許那會在那些困難和歐戰前而退去，却步的。

二九四三年秋



SECRET

5 FEB. 1947

SECRET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五日訂版  
亞美圖書公司印

(I) 現代劇選  
戲 劇 春 秋

夏 之 子  
亞 美 之 金  
子 之 俗

實價六十五元

出版者 未林出版社

總經理 亞美國書社

重慶中二路五十八號

印刷者 大公報館承印課

中央圖書館藏  
刻本在盤安刻字第一四五號

706

戲劇春秋

頁價每6500

20